

武陟縣志

辛未孟秋
開封許鈞署

武陽縣志目錄

第一卷

聖製

第二卷

目錄 脩志姓氏 採訪條例 凡例

第三卷

縣境圖 沁河圖 縣城圖 二十里甲圖

第四卷

衙署圖 學宮圖 書院圖 武廟圖 嘉應觀圖

第五卷

紀事沿革表

第六卷

職官表

第七卷

選舉表

第八卷

疆域志

第九卷

山川志

第十卷

風俗志

第十一卷

物產志

第十二卷

祥異志

第十三卷

田賦志

第十四卷

河防志

第十五卷

建置志

第十六卷

學校志

第十七卷

祠祀志

第十八卷

兵防志

第十九卷

古蹟志

第二十卷

經籍志

第二十一卷

碑碣志

第二十二卷

文詞志上

第二十三卷

文詞志下

第二十四卷

名宦傳

第二十五卷

先賢傳

第二十六卷

耆舊傳

第二十七卷

孝友傳

第二十八卷

義行傳

第二十九卷

忠節傳

第三十卷

隱逸傳

第三十一卷

流寓傳

第三十二卷

方術傳

第三十三卷

列女傳

第三十四卷

釋道傳

第三十五卷

志餘

第三十六卷

敘畧

武陟縣志卷二十一

武陟縣知縣王榮陞纂輯

碑碣志

懷州多貞珉古刻而武陟存者獨少蓋其地夷曠南濱大河既鮮巖壑之藏復閱昏墊之苦沈沙積尋石墨湮晦余搜剔經歲畧有所獲惟舊懷城妙樂寺塔記豐碑未損文義可誦餘則唐人數幢但傳釋論宋元諸碣鮮覲名篇然而可以資考索證廢置者爲益已多遂仿金石志例作碑碣志一卷後有好古博聞之士精意采輯補所未逮則此僅嚆矢焉耳

漢蒯徹碑銘

佚

中州金石考云墓在縣城東北十八里蒯村舊有碑銘

北魏華嶽廟碑

佚

水經注曰沁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

北魏孔宣尼廟碑記

佚

水經注云邗水南流逕邗城又東南逕孔子廟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止求脩復野王

令范衆愛河

高允表聞

於廟治中劉明別
尼大聖非碑頌所稱
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返其後晉人思之於太行
嶺南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
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
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
嘗斯言至矣

集古錄云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書亦非佳獨
其字畫多異錄之以備博覽

金石錄云後魏孔宣尼廟記在今懷州署中文辭頗古
質可喜記太和元年立其額又有延興四年太上皇帝
祭孔子文者孝文之父獻文帝也

北魏御射碑

佚

中州金石考云景明三年沈襲正書

金石錄云北齊魏書宣武紀景明三年十月庚子帝
躬御強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卽此
碑也唐川書跋云古圖經稱之與碑在懷州衙署其題
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下之十載故自昔其名
如此

有法獨異於當時人所書其地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畧也

府志

以上三石皆當在今張村村卽古之懷縣故城而隋以前懷州郡治亦在此也惜毀廢已久無從求之金石之壽亦有時而旣可勝慨哉

唐普明寺陀羅尼經幢

正書 無年月 幢凡八面每面十行行五十字高三尺六寸 在溫村

經文不錄

石雖無紀元歲月而字體俊整必出唐人之手且唐人所刻幢強半皆陀羅尼經至宋以後則不然固易辨也此石已多剝損其所存之字精采煥越足資摹玩邑之

君子其共寶諸

唐陀羅尼經幢

正書 無年月 幢凡八面每面十行 行四十八字高三尺八寸 在商村

經文不錄

陀羅尼經譯者不同惟蜀賓沙門所譯其咒字句皆別此與前幢無一字之異皆三藏法師所譯也此刻稍後其字體定爲開元天寶時人所書而豐美之中寓以秀勁亦爲神品造者書者皆無姓名亦不紀歲月可謂樸矣

唐念頂寺殘經幢

正書 無年月 幢凡八面每面九行 每行所存三十九字 在余會村

口爲皇口敬造口口幢

正書額

經文不錄

右幢已沒於沙磧中就其可見者揚之字較小於前
幢亦唐中葉時人書也

後周妙樂寺重脩舍利塔碑

正書 顯德二年 共四十一行 行五十字 高四尺八寸

廣三丈七寸

在張村

妙樂寺重脩真身舍利塔碑

并序

安州防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

中侍御史蘇允口口

永慶禪院沙門匡 書

夫三界之內六道之中無始劫來度類輪轉其悟者與物
無競惟道是從衆居則和光同塵獨處則謹身節用心口

口口口口口虛常懷濟物之口每抱特口之口爲人子者
能竭其力爲人臣者能致其身欽有德如至尊愛黎民如
口口言而有信富而無驕道本既深善根不易從回至果
自有入無知一切法空了一切法性生來死去天上口間
口口口口口口口陟漸入口口口口慧水離口口口善者
口口爲准與惡爲伴愛河廣濶皆但樂於泛游苦海深沈
咸不殺口沒溺口知有其彼岸尠肯上於法舡縱達平地
之時還落險道之內既經苦難尙不覺知而口仁義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事親者少口口孝事

君者鮮克盡忠既闢五常不重三寶匪植德本詎種福田

或謗真法致墮三途之內輪廻億劫之中口口口口不
具口口口口口口或疥癩癰口衣不蓋形食不充口生
相續苦苦相連如是諸衰無時間歇乃有觀音慈廣救苦
口口婆之間地藏願深拔難於閻浮之內既菩薩施其無
畏羅漢化其有情心心慙傷頭頭拯濟尚存口口口口
口縱然口口口功卽劫中道而廢口抱剛強之性莫從謬
伏之言恒執愚迷罔離陷溺慙貪嫉妬之所纏糸憂悲苦
慙之口口者卽有

我釋迦牟尼佛無量劫前脩持

苦行蘊慈悲喜捨之道懷勇猛精進之心或爲流水救濟
口口潭池或口口埵餓餓屣於林谷作常不輕菩薩之

則增口慢者信伏作第十六沙弥之日則妙法華經普聞
嘗爲國王口口太子捐捨世榮勤求大法積功累德從凡
入聖所以超出群倫成等正覺十号具足十口不共得四
口口口口解脫口口二相八十口好 佛身莊嚴翰

墨奚述旣得甚深祕藏乃轉不退法輪始於波羅奈或於
切利口口日億口口十方刹化度旣懷慈愍爲濟苦難而
乃下生人間如當口來之弥勒也雖久成於佛道而再示
於脩行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旣成諸魔競起回伏外
道卽現神通或則納須弥於芥子之中或則引滄海於蹄
涔之內或在祇樹之口口居靈鷲之山爲六趣衆生說三

之堅□□□柏之操行頭陀之行衣布弊之衣知生老病死之身非爲究竟以柔和善順之道是□恒常舉步不離於道場出言皆合於典教慈能恤物直不妄談觀此古基因發大願旣立脩崇之誓爰虔□□□誠而則募有緣□□□□□□□□□至誠感神惟德是輔乃得維那勳力檀越齊心而復 史君清河公 太夫人梁氏郡

夫人劉氏各捨淨財共崇勝事自大周廣順三年癸丑歲興工至顯德元年甲寅歲畢功不□二載□成□塔□身高一百尺相輪高二十三尺縱廣相稱層層離地岌岌聳空雖不至於梵世而已□於雲漢上穿紫霧傍惹紺煙寶

鐸撼清風金輪燦白日億人始睹疑阿育之初興四衆乍
觀謂多寶之再現繇是口徒霧集俗士雲屯懈怠者向此
迴心追慕者於茲墮淚盤陳法喜爐爇梅檀歌頌之韻齊
興鐃鈸之音相續或燃一口口捨全身翼翼傾心種種供
養但觀是相如對

先佛以斯諸衆皆是宿緣於恒沙塵劫之前已曾親近在
五濁口世之內方得見瞻故立窣堵波以表菩提相彼干
祿之士勿謂直上之丹梯斷鼇之流勿謂擎天之獨柱有
諸佛口口諸天人每結精誠時來巡禮奈何流俗不起敬
恭故童子取沙猶成佛道支公建塔何量殊日在其維耶

及諸檀口或捨力或施財或口言轉勸於多人或潔已口
崇於勝果凡施績効皆獲福緣故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口口尙標

佛語非口故經云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經典新者布施供養瞻禮讚歎
恭敬合掌若遇口者或毀壞者脩補營理或獨發心或勸
多人同共發心如是等輩三十生中當爲國王檀越之人
當爲轉輪王還口口法教口諸小國王口口更能於塔廟
前發口向心如是國王乃及諸人盡成佛道以此果報無
量無邊又云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以花香幡蓋敬心
口供養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佞

頭以此供養像漸見口口佛自成無上道又云入於塔廟
中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此蓋金口所宣寶藏所貯但
陳斯述皆案教文於戲當濁惡世口夢口身急急自脩分
分口口見是塔但設恭敬作禮尊重必獲因果此是

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口口塔也恐衆未達故再直書勿生
輕慢勿起毀訾苟發謗言必墮惡道願希多士俯聽誠口
允平雖處儒門粗親釋教知佛法是歸依之地知此身非
究竟之途苟利養之所拘在增脩之靡怠恒願當當來世
長作沙門漸漸積功異觀

彌勒荷請拔擢卽期出離前歲爰承梓命倅彼懷覃今則

旋率

奏章佐於安陸□□隨□

旌旆離

由幸□鄙愚獲瞻□妙遂見他山之石未有文告之辭
旌旆離荒虛日許撰施每於公退乃作斯文□思臨牋對色絲
□□愧成章絕筆想披錦以增慙泊著拙辭未攄佳歎爰
徵典實遂作銘焉

我佛釋迦 辯才卓擘 以慈修身 成等正覺 愍念

沉淪 勢力拔擢 化世非世 □學無學 於三千界

化百億身 昇高寶座 轉大法輪 教諸菩薩 泊諸

天人 俾成善果 使就良日 爲大日緣 出現於□

脫其苦縛 拔其苦濟 愚者根鈍 貪愛自蔽 爰開

便門 而顯大勢 示其火宅 現其化城 初□□法
誘彼□□ 後諭□車 恣彼遊行 復如大樹 枝葉
芳榮 久住世間 恐生厭怠 故現涅槃 俾其追□
但謂滅度 焉知寶在 常居鷲嶺 劫壞不壞 佛之
出世 如優曇華 佛之壽量 如恒河沙 故□□滅
但遣□□ 既知難遇 回種善芽 舍利爰存 國王
是主 造八万塔 安十方土 瞻禮妙軀 憶念慈□
焚香如雲 泣淚如雨 日往月來 自今及古 塼石
墮壞 荆棘成林 曙旦煙合 春殘草深 □□雖在
處□□□ □□高僧 法名自語 道行淳實 志性

堅固 口談直言 身衣鹿布 目睹隳基 遂發口口
既立誓願 再搆修崇 勸募多士 興建衆功 頭頭
教化 事事親躬 其心惟一 其道克隆 自癸丑年
至甲寅歲 口口爰成 厥功畢製 岌岌妙形 魏魏
大勢 雲鶴難逾 斗牛欲蔽 縱廣正等 稱其崇口
紅日才照 金輪顯昭 清風既至 寶鐸重搖 煙幪
碧蓋 霧覆殷綃 聳踊凌空 稜層峭拔 口道口衝
雲衢上口 口口華嶽 右對扶桑 前臨少室 後據
太行 表剝旣興 天人下禮 每設一拜 俱投五體
口聖萃臻 圍繞塔陛 肅肅虔虔 雍雍濟濟 造者

果就 礼者福全 慕貴獲貴 慕天生天 所述□□
□出祕典 至□直宣 繁辭俱剪 嗚呼衆流 慇懃
崇善 慎勿毀昔 慎勿嗤噴 既興寶塔 爰立貞□
□□聳員 身歷元龜 功惟廣大 文不珎奇 但紀
勝事 千載不隳

佛功德海歎莫能□□搜□文復爲偈曰

□□大聖尊 濁世中出現 能化百億身 非論十八
變 欲調度彙情 先與群魔戰 法鼓震祥雲 □□

□□電 衆生業重身 幾個遭逢見 □緣聞佛名

多緣覩佛面 久居在世間 □衆懷猷賤 是故現涅

盤 □□□慕戀 皆爲實滅度 豈識真方便 常在

靈鷲山 或游沙界徧 國王得舍利 造塔餘八万

劫□□□□ 此□重修建 一心構勝緣 □載□宏

願 表刹旣興隆 善緣□□□ □志劫修崇 虔誠

禮供養 □□□□主 □獲皆無量 果位從此興

菩提漸無上 今告衆多人 願欽衆妙相 所陳簡直

辭 □□□□□ 無非居日緣 無非稽典則 審諦

聽是言 勉勵植衆德 願同□□□ 當來遇弥勒

□□顯德二年歲次乙卯 修塔僧自悟

功德主僧

□□懷州□□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侍御史雲騎尉吉仁雲

施主前攝邢州別駕周萬達前攝邢州司馬周廷

肇宣徽院兵馬使充相輪都維那王廷口

口口口夫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懷州諸軍事行懷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符

軍事判官登仕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王口

林郎軍事叅口口口御史賜緋魚袋石徵仕

郎試大理評事口懷州武陟縣令續

將仕郎守懷州武陟縣主簿蕭河陽隨使押衙

光武陟鎮遏使白

口州防禦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 頴

口口奉義翊戴功臣前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
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藩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尉行邠州
諸軍事守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廣平郡開國
公食邑五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宋彥筠

輪誠翊戴功臣口大軍節度鄜坊等州觀察處置口使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鄜州諸軍事鄜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京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口

世亂至於五代極矣而其間碑刻文字則強半皆整密有法較魏齊時人好以訛造字體相羸雜者大不相同蓋其去唐未久風雅之道未熄也武陟所存舊碣惟此最爲完美其文雖有儒釋糅閒之病而琅琅數千言氣鬯詞達正不易得妙樂寺之創始未審何時此但記其重脩石塔之事蓋必唐時遺剩矣文後旣爲之銘又有五言偈若干句斯爲創例未列官職人名皆當時宰蒞斯土及施財者或僅書其姓蓋尊之之詞所云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懷州諸軍事行懷州刺史符卽符彥

卿也彥卿宋史有傳於晉少帝時官河陽節度使其後
又遷他職與此不合蓋史漏載耳餘人率無可考

宋社邑降魔大隨求經幢

正書 太平興國六年八月
幢凡八面每面八行行六十餘

字不等 在
張村

武陟縣社邑降魔大隨求經幢

正書
額

伏以洪鐘未扣佛日先輝拔四生之出離沉淪救八難之
永除苦海□□□□揔受聖因□□於大降魔之隨求也
數歲施功□日成就經中具載妙筭難儔□□□骨□
於上登天界佛真身宰堵在□豈沒福增不假詞繁聊陳
片善所造經幢永充供養一則上禱

皇化及資岳牧山河郡邑宰寮忠貞公幹二乃各願先
亡父母地獄之永不聞名天界之生生應壽願見存永固
大小謚寧隨意所求咸當稱遂良工遠召刊記略而

特力維那兄孫守貞母鄧氏 姪文政 文震 文玉
南氏

都維那袁口不終功德而乃身亡有男袁懿爲父同扶持
此勝事果滿而已孤子袁懿母路氏亡妣唐氏 前昭文
館寺官口口延祚僧行旻 特力都維那孫守榮 霍召

袁漢榮 郭仁謙 彭宗顯 劉仁乂 洪弼 袁知

短 張光乂 萬文德 張延壽 李進 僧智深 僧

智堅 隨求社邑人張祚 □□普清知則 齊延趙

震仁義 張贊英 陳維忠 □□□□□ 朱懷信

張守寧 郭守信 楊守信 張守能 王守節 僧□

海 僧守□ 以上八行在額下

維那妻李氏男袁榮吳□王留女伴姑 此行在經之末行下

大宋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辛巳八月乙丑朔廿日立

卿貢□□□□□□撰□□造匠人王元

登仕郎試大理評事守武陟縣令傅沼 文林郎守武陟

縣主簿鄒象 登仕郎守武陟縣尉邊緒 □□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鎮遏使□□□前 下泐

口口監酒務潘志寧 口口口口主知口口口口錄事口

口口院主僧口口寺主僧歸正 真舍利口口僧

下

以上三行在經尾後

所見唐宋經幢鮮有刻隨求經者此從荒甕中求得之
既可校佛乘之遺亦可擴金石家之所未及也首云說
大隨求降魔真言其經半皆梵呪較陀羅尼諸經爲多
第一方上有正書額十二字其下刻記一篇後列造幢
人名有云隨求社者蓋將立此石工費其擘卽以經名
其社也都維那袁氏兩世經營乃竟其事經尾三行刻
本邑官吏之名武騎尉鎮遏使而兼檢校太子賓客蓋

察御史之銜殊可怪楷法雖不如唐人亦頗方雅

宋重建商王廟大殿記

正書 紹聖四年六月 共二十
行行五十六字高三尺五寸廣二

尺在
商村

重建商王廟大殿之記

書字人牛宗慶 鐫字人

王士清

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故非特愛戴于一時而成千古之淳風非特安
保于一代而爲萬世之欽崇也道口廣而無外德施久而
無泯歷代數多繼世幽遠直賢聖之君安能至於是哉有
覃懷郡沁陽之東鄙據大河有陵陵上起於嚴祠其口舊

矣故號曰商王神也其王之始也封宋之盛美遂致隆平故上則應于天心下則應於民望至于昆虫草木無不被澤其陵之口有曠名曰南陵陵之右有曠名曰商村東有孟津之口名曰宋家渡西北連沁陽之地號曰萬歲鄉故知王者之迹因以名鄉其神之福也口順于民心四時序五穀豐風雨節寒暑時昔於慶歷八載黃沁大溢洪波倒岸摧至陵下居民憂成懷山之虞負爲魚腹之苦四方口口不期來集躬伸虔懇禱于神者因見危岸之際流水交光灼然拒敵其水立口復故則知神之所賜可冒不輕而口口民之心可冒不憂而懼矣自慶歷逮今凡五十

餘歲筮邊弗絕內外安息遠者近者莫不賴焉紹聖紀號
四年繼有居人都□□主王昱王思等綱領衆人樂崇新
制信言旣發羣心協從胃前年之溢則益之以廣胃材故
之朽則革之以新復見殿宇岑巍□□翼舒蜚飛碧瓦欲
敵秋光江直飛梁如吞暮雨 神儀有赫繪事無遺所
胃王君之圖始衆人之樂成也迄于

我聖朝光宅函夏治崇堯舜奄有八紘威加四海以禮齊
民修仁來遠廟貌致嚴豈敢有遺垂于禮經載于祀典考
其口則無濫享之儀窮其本則乏虛受之議功旣告成居
人紀辭爲請反熟其事迹不獲多讓聊書琬口用謹歲月

云爾

大宋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六月癸未朔初九日辛卯誌

懷州武陟縣萬歲鄉拓王管拓王村都維那主王昱

男

弁王全王謹

王順王慶

南陵村副維那王立

男王思

王密

孫王真 王明

施主王貴 宋脩 王永錫 張士安 張昌 王簡

王欽 牛宗慶 王通 王海 董斌 董文 鄭

父 金元 李坦 張達 周父 牛和 張和 楊

遂 王口 王清 王仙 劉翌 宋榮 郭顯 朱

隱 李德 曹立 王宣 王永 張選 魯立 李

平 李言 竹榮 高又 吳德 杜榮 杜慶 杜

欽 楊聞 馮瑄 張長官 孫長重 王錫 李河

賈德 李玉 董緒 牛琮 李宗 吳全 吳閔

竹昇 賀玫 王貴 宋全 常祐 霍辛 霍簡

郭立 董錫 楊用成 王仲沂 王顯慶 崔化

李昌 張彥 王明 張慶 秦景 秦德 秦慶

秦選 秦緒 程能 張士明 張德 戚祐之

秦順 張政 武慶 張潛 魯宣 李祥 常文進

羅遂 王用 周立午 趙能 時中立 大寧

鎮施主劉上明 魯氏 蔡漸 蔡從正 竹達 何

濬 母思 孫用 持牌人牛宗慶 王昌 李晏

郭平 賈平 趙來 時貴 張閏 單德 □□

金達 宋氏 周□ 張二 蓋大殿木匠魯辛 瓦

匠馬順清 廟人張道易

右修湯王廟大殿記詞義俚鄙不可謂文其書亦無足
取且多別字但以此閒鮮古刻聊存之爾

金彌勒院禮部尙書牒 佚

在法雲寺大定二年奉勅上石有印章磨滅不可識合
石已不存惟聞耆士言曾見之

元孝子蕭翊墓銘 佚

府志云碑爲至元甲午郝采麟識揭本多漫漶

元朱郭鎮福壽院記

行書

中統五年六月

共一十六

行十六字高二尺廣二尺八寸在

寧郭

鉅

武陟縣宋郭鎮福壽院記

古山陽 逸人王容撰

夫道世之迷莫越乎法而利生之善必假於僧法非僧而不傳僧非處而何止故世尊住世四十九年教談三百餘會無非以處所爲先也厥後金容示寂迦葉傳燈白馬西來招提立號故宋郭鎮福壽院自唐迄金最爲完具於貞祐間一旦兵塵化爲灰劫至壬辰代革其寺之舊址邑人

已侵佔不爲不多矣至壬子年

聖旨節文勅天下名額寺觀不令俗人侵奪故曩之侵地者甘心而委退焉悉爲寺之所有其地東至巷南至任口西至張一北至正街南北長四十八步口四十一步通計地八畝俾夫住持者興建堂殿樓閣恢恢然有餘地矣於此可以建法席處僧衆庶乎其可也於百千載之後作興福之場因刻諸石永爲龜鏡云爾於是乎記

皆大朝中統五年歲次甲子六月朔

本院受業僧德普立石

修武縣城內管石匠郭懋刊

辛亥年拆移殿僧堂甲乙立觀音福壽院僧四名才律

師住持僧了榮普法師廣講主 維那頭 劉招撫

劉漢臣 王二郎 張和卿 成姨姨丙辰年給瓦法

堂僧堂厨舍安立門窻全僧二名住持僧了榮 小師

惠燈 惠元

受業僧德普 小師道嚴 道明 道然 道言

元重修商王廟元殿記

正書 皇慶二年三月 共二十四行行二十九字高二尺五寸廣

二尺 在商村

重修商王元殿之記 文庄晚進李春題額書丹 文庄

牛氏子希賢撰

夫神之爲神未易乎狀象虛極靜篤體物察察然昭其北
迎兮隨兮匪獲覲厥首後慌忽窈冥幽通晦達悠久不替
精真肅不可褻忤上下清後同休神兮神也所以爲之神
也今也

商王明神寂兮寥兮宰善司惡禍福無遺垂永也四遠黔
首斂曲直昧逋懸聽訟者艱爲折獄一詣靈祠善勝善應
影響莫何可遁歲時青紅皂白扶衰挈弱前躡後踵扶服
來謁正福營如意者環囿輻湊襍還駢闐綿綿焉進退舉
集繩繩兮不絕如蟻且復袖香懷楮端叩祠下密寂舞閭
焚爇者無虛晨豈如彼之口祠域鬼熾祆熾禍鈞祀邀祭

於民人盛衰壯考能久不忘壽者可逮夫我

皇元皇慶二年春三月南陵民巨擘張海及比鄰豪者重修

王正寢元殿落成及夫太尉一像紀重新事意鑄諸翠口
紹遠歲重修者焉

王都府城陵是土彼亦廟貌享祀不墜

王之爲靈爲光誠靜靡然埏埴物類損者損之益者益之
及流芳遺馨備載在丁先年重修諸記也先之重修者未
必不今之重修者也今之重修者未必不再來重修也重
修者其襲也無窮神之靈其赫也無歇矣敬謁奉神曲備

侑源源奠尊也辭曰

神兮來兮風飈飈 彩雲蜚曳兮鳳脩脩 鳴簫韶兮

馨蘭膏 薌霧霏霏兮電影高 來假來安兮奠芳餼

毳厲鬼兮俾潛消 福我惠我兮口也不祆 遠古

不忘兮永享牲牢

都維那頭張海 維那頭籍義 維那頭任德男任成

維那頭趙德和男趙成 維那頭李秀實 獲呂吳寅刊

大元皇慶二年丙辰月戊申日張海等立

右碑文頗有奇崛之思而文氣未順遂如嬰兒學語徒
成詰屈耳余得此石最後惜其未登於錄復爲補入爲

文者李春自稱後進所祀湯帝而亦稱維那頭皆可怪也

元重修大妙樂寺碑

正書 延祐元年二月 共二十八行 行六十一字 高四尺八寸 廣二尺

二寸 在張村

重修大妙樂寺碑記

石匠張全刊

海月大師嗣法門人下生寺講經論沙門月峯智明撰
特賜圓明光照大師河內天聖寺講經論沙門真空德
演書丹篆額

粵若混沌鴻濛一氣天道未分清濁升降二儀人文治著
三才既備萬物生焉惟佛刹帝利種轉輪王孫因觀四

相以催前不戀皇宮之欲樂逾春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季降苦降樂以潛心食麥食麻而慕道是以捨金輪位不王四洲證調御師高超十地其爲體也則不生不滅其爲相也則無去無來說法四十九年盲聾盡悟教談二百餘會蠢識蒙恩厥後應誓願心化質終歸於鶴樹受波旬請一真告滅於雙林三昧火起焚化金軀灰燼滅時唯餘靈骨大弟子收舍利八斛四斛阿育王建寶塔八萬四千天上無量億處人間一十九區卽今古懷州城西聖塔精藍乃一所也係古之

阿育王始造窣堵波 曹皇后安置金輪相仍修大剎基

址猶存且夫襄城者天塹黃流之北太行左界之南厥壤
惟黃厥田惟中其間竹木參差桑麻蒨鬱菽麥豐饒菓蕨
甘美莫不風氣粹和民俗淳素青青衿佩喜敦詩禮之傳
濟濟衣冠篤崇因果之教此其大較勝於他邑自唐以來
塔廟興盛所崇修者乃今之大妙樂寺也住持宗主達公
和尚公姓張氏法諱善達平水臨汾孔郭里人也天姿卓
異賦性果毅心樂空寂不食葷茹父母異之捨送於□□
□□□出家禮昭公和尚爲師自是朝經暮律不暇勤苦
後於五臺山資戒大會受具足戒暑專會誥一讀而無不
成誦冠討竺墳宗說而悉皆貫通一日師召訓之曰不登

泰山不知天之高不入深谿不知地之厚何不諸方聽講
參禪了生死大事乃出家之本也公曰諾遂挈衣盂於諸
講學下聽闕經律論三學僅一十餘季雖博口口論獨於
圓覺經留心久矣於是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
天朗曜得圭峰之奧旨了悟老之深宗敬授懷孟路錄事
司崇壽寺

寄憩宗主上足澄公講主傳嗣曰講師來於武陟縣小元
禪庵寺任持於諸大刹間演圓覺經講三十餘席每統聽
衆一百餘員上以祝

宗社之隆昌下以讚斯民之康又爾滯之徒徧與超度敬

授

勢都大王令旨 李魯罕公主懿旨 的斤駙馬鈞旨有
本縣前都綱伊普義狀申妙樂寺虛席無人住持蒙本路
前僧錄司官署押文疏敦請住持是□□欽奉

詔旨傳授

帝師金字戒本歸於懷孟路僧尼悉受大戒傳嗣講主二
十餘人詮講主等公住持數載翻蓋殿堂羅漢洞房東西
僧堂厨舍叔建鍾樓三門寮房一所□□□□□楹繪
塑

彌陀大像一堂羅漢一堂計置功德經懺法物常住恒產

五頃有餘店前房舍地基五十餘畝妙覺院一所油房枋
車車馬什物悉備噫□□□□□非吾師道力安致如
此完備乎切常論佛法肇自西土流入中原故其化人以
戒定慧斷貪嗔癡講經律論誡殺盜婬以無盡義談無盡
教闡無盡□□□□□性相目前技倆入聖超凡向上
機緣出生離死至于蜂飛蠕動莫不皆獲利益此非小補
哉予幼習儒書長通釋典才寡識微於出世間法則不能
□□□□□落髮弟子福興等一日講主智公秀公等
具師功德囑予述文智明固不敢辭以授筆記樹豐萬古
美譽恆存其銘曰

混沌未分一氣萌，三才既著萬物成。西方有大聖，
人生立教垂三萬世明。忽有波旬覓戰爭，紛紛
戈甲起妖兵。悲心誓不達□□，入滅雙林佛口傾。
焚化金軀餘舍利，八斛四斛分三劑。天上龍宮
匪遺棄，人間十九寶塔砌。像法東流至漢世，逮
及隋唐□□□。達公住持咸利濟，粧飭殿堂甚華
麗。講筵大闡扇真風，旦夕二時敬且恭。齋鼓粥
魚擊磬鍾，汪洋性海理圓融。經律論□□□□
常住院門有始終，夕燭晨香禱

粹容祝延

聖主壽無窮

延祐元年二月中旬當代住持小師

福山監寺福濟維那福和知庫福貴直歲福許福煥等同
立石

內外護功德主懷孟路武陟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

勸農事李光嗣

武陟縣達魯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

勸農事董納思

修武縣承恩店千戶劉成之 懷孟

路武陟縣主簿和敬福

典史劉□□

襄城隱士王

高□

妙樂寺復搜得此石作者自云幼習儒書長通釋典觀
其所引佛乘字義皆能率職於彼教中可謂有學沙門

矣

遷創建商湯王廟三門記

正書 泰定元年四月 共二
十一行 行三十八字 高四尺二

寸廣二寸三

寸 在商村

懷慶路武陟縣商村創建商湯王廟三門記

勅授衛輝路儒學教授嘉平王承式撰 獲呂後進張

陟篆額 鄉里李氏世榮書丹

距武陟縣東三十五里有巨陵戴

有商湯王廟在宋日舊矣以雩則應慶歷八載河沁會溢
水洄洑陵下民倉卒無所依不期而集神庭者以千數哀
禱捍禦旋見涯涘火炎交流水勢立殺且去民脫墊溺之

正陽縣志 卷二十一
苦感感神祐歲時豆邊加禮畧不少口紹聖間居民王昱
等願殿之卑隘遂廣而大之

皇元元貞初商村陳興等叶力創構神門三巨楹前植名
木什百本方列可觀像設西廡從神一軀皇慶中重修口
口別有記載不復詳著廟貌始完且肅過者儼然起敬

泰定改元人日商村李世榮介士子張陟造衙郡類庠合
辭謂僕曰門之落成迄今三十有年矣不刊之樂石則興
建歲月曷以示來者敘而紀之非執事其孰可辭再三弗
獲已按商書誓告之文葛伯仇餉夏桀暴虐率爲重役以
窮民方嚴刑以殘民生口胥怨日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蓋曰拍桀欲其亡之甚也王遂興弔伐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王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奚獨後予其所往者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來其復生矣當是時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如此王崩去今數千載其在天之靈昭如日星民之所以欲意必從之故旱禱則雨水颯救溺顧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卽御災捍患有若於生存者其無疑矣民感其哀於故激切之至咸曰雖以吾儕肉爲醢血爲漿猶未答王之德也於是迺爲作詩道輿情之懇懇以備祭神之歌焉俾歸而併刻之其辭曰

天命神胤 開創有商 繼生聰明 率循典章 翼

智旣錫 表正萬邦 殄葛伐桀 厥罪以彰 三孽
敢曷 四海來王 拯溺救焚 濯熱以涼 兆民允
懷 沒世不忘 千載而下 赫赫有光 甦旱以霖
易歉以穰 邇豆芳馨 獲展蒸嘗 萬舞羅陳
簡簡鏘鏘 綏我思成 錫祐無疆

大元泰定元年歲次甲子己巳月丙辰朔壬午日維那陳
興等立石 獲呂吳珍玉

河北敬奉湯帝建置廟宇幾於村鎮皆有之武陟較少
於河內然亦不下五六所惟舊刻之存止此及商村片
石耳亟拓之以登於錄文尙清整書則不能無俗韻矣

元仁宗時改懷孟路爲懷慶路此碑刻於泰定時已在
既改之後故從其稱余屢見金元人碑每稱獲嘉爲獲
呂則聊以變文爲美也

武陟縣志卷二十一

武陟縣知縣王榮陞纂輯

藝文上

者尙乎簡潔惟班范爲足法矣而其載文人詞賦連
頌不厭其煩者何也蓋不獨惜其辭彩之壯麗亦足
一時文體之所尙足傳於後世也邑乘之例於史爲
重而無當者刪削貴嚴若其篇章之存繫乎風會考
究有資文獻是具則珍護之不暇庸敢棄乎夫詩詠者亦
可經之士韻述景物兼以抒情通俗之所爲先王所以採
風諒也今世所傳宋人諸志皆專輯爲卷帙余亦師其意

爲文詞志上下二篇擇其言之精雅而有徵於故實者存
之非徒誇夫悅聲也

晉潘岳在懷縣作二首

言際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朝

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颺自

舞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

豈爲廣畦稻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

臣卑驅役宰兩邑政穰竟無施自我違京整勳績遠於

華非廊廡大原山酒其宜從懷以爲詩

四運粉可膏龍辱易不驚戀本難爲忠我本
將暑忽陰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易登堦望郊
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
來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眷然顧葦洛山川邈
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元迺賢春暉堂爲武陽趙太守賦

僕君未老竟投簪新築華軒並故林寸草不忘東野念九
泉猶慰北堂心窗浮海色旌雲薄日轉花陰午漏深展卷
人心獨苦藜我久廢淚沾襟

懷懷夜次寧郭

卷三十一
二一
意裘輕關河向晚程星從鴉背出月傍馬頭生雪

鐙影寒譙送角聲鄉園知日遠夜夜夢瑤京

瑞癸亥雜詩

閩門巷枕黃河散亂牛羊草滿坡兩岸夕陽行客棹
宛春雨老農簷撥醉酒熟衰顏醉擊缶聲喧稚子歌一
欠延幾芳草夢回茅屋月明多

五世貞由寧郭抵清化鎮卽事

陰溝清泚復彎環桃李成陰桑柘閒道是江南好風景
須如戟太行山

峽脩竹帶青蔥便擬移家住此中却憶鄉園渾未老

知何事厭江東

趙貞吉過妙樂塔

洪流千古意孤塔往來人寂寂
留雙槿花開不計年

劉咸武涉咏古

虹橋百尺控南灘
沁水微芒野色寒
明月院荒春草綠
雲寺古暮鐘殘
山濤廢墓誰能識
樊噲遺城自可歎
獨向村閒縱目猶聞風笛起林端

田守志古槐

亭亭老幹出風塵
大腹常容十數人
濃蔭尙堪翳
廣畝似欲遶
遊輪根盤砌
城疑無地氣
映鑪烟似有神
桃

何須矜豔質輸君鄉社結靈椿

北望烟籠鬱氣浮風霖飽歷幾千秋冬來老幹堅如鐵春
到新枝潤似油擬作幽人渾未足名爲大老實堪儔却
未樹承明地只有年年燕雀啣

劉伯燮憩益莊寺

秋色今朝盡淒涼何處聞野烟籠佛日樹影盪慈雲僧俗
袈裟少官疎蒔荔羣爲因棲息地暫爾遠塵氛

國朝李士雅偶憩虹橋僧舍

戶外流泉屋上山到來幽意便根關老僧切莫訝生客已
得平分半日閒

中維嶽秋杪陪李大雅外翰遊清風嶺蘭若望黃河話唐
武舊蹟

碧樹烟濛插遠岫寒光屐齒蘸浮屠聽經鶴拱塔高下探
穴蛟潛舟有無秦鹿三章歸帝版楚猴一炬失王俘山河
大定紆前策劍指鴻溝列陣圖

李杜才宿浮園

五里園居萬里雲雲涼溪靜鬱深文洲餘蘭菡隨風嗅竹
外鷓鴣隔水聞著筆香逢天作硯登山醉俯翠爲裙偶因
消悞生綿宿清福欣從魔裏分

乞王旬湖酒

陳子新從湖上歸傳君溢甕柳花馞水仙不醉鷓香硯雲
女遙靈釣雪磯自是真狂能馬靜應憐餘聖使蟲肥幽
寧止陶潛興豈向風塵乞白衣

除歲

積懶連年病虛名四界馳顛狂何究竟衣食尙支離
天生我如今自棄誰前途將冷落胯下獲吾師

訪武劍仙先生於濟源

寶笠篩雲散紫班玉川清座塵風閒禪根徹頂天何忌
點靈飛石不頑多半爲官多半隱吟時是水酌時
雪裏騎驢至須認童籠放鶴還

登吹臺

古壘荒悲野草空五賢祠傍禹王宮詩懷廓落身猶舊
像傾頽意豈忼尺地偶憑杯酒韻千年不著土叩壘風流
漫道單何李河岳星雲厚未終

王賓王酬李夢園以詩見寄

細雨漑新園園中驕翠紫有僕忽叩門云自南城李季遠
三首詩烟雲堆滿紙我園無趨步君詩不衫履高吟磔止
立遊魚羣傾耳嗜靜固夙心嘉遜茲沒齒性情既已同蹤
跡胡見鄙况我謀諸婦斗酒幸不滓有隙早乘驢來濯楊
花水

哀李些圓三首

君年四十五留落三十年
礙世聳傲骨讀書腐歸連畏人
藏芭綠兀兀老枯禪澆壘千杯酒濯俗五條絃
四海寥落木丁丁向靈泉往來相視笑我尾君爲顛君常懼我死望
戒話纏綿如何孤卧人歿折反居先蒿蔚胡蒙茸蘭薰
不堅仰問造化兒令我心煩悵

君詩生君名君身死於詩詩以禿君頭詩以白君髭心血
詩嘔盡島祭亦何禪帝有白玉樓長言已曾碑歲久或遺
構復召李生爲鍾逝伯琴碎惠亡莊語衰君駿鹿鶴拜天
問句湖魚鳥自暗癡

古來文章士無有不述適君詩卷平腰囊滿鮮一錢遊亂
僦單懷糞殮寄如椽盟津王宗伯聲譽薄雲天一顧價十
倍才藻沸檻泉宏名遭鬼忌臥疫不復痊妻兒憑友過文
字賴誰傳哲人既已萎後進胡丹鉛子子句湖子詩成吟
惠連

何煥咏陟州四時勝遊

刺船晴曉蕩新波
然岸榴花載酒過
風拂袈羅棲夜月
河橋雪霽聽漁歌

郭奎先中秋夜李九畹銓部伯仲招泛武陟城內西湖待
月

涉城一曲水嫩碧小西湖彩鷁浮空鏡雕欄列畫圖帷鏤
蕤暮色簫鼓暢情娛銀甲調箏急朱唇轉字紆邊詞多慷慨
關怨動躊躇縱飲傳犀笋移舟望夜珠論文賞風月采
俗問燕巖吏部神仙侶羈人詩酒徒謔談忘禮數坦率見
直吾盛會應行樂嚴更未足拘歸來欲醉馬聽去訝啼烏
呂潛偶過李九畹西鄰園

漫同平子賦歸田高逸風流似輞川偶著荷衣滄海畔閒
芟葑草白雲邊春隄楊柳尋詩路秋雨芙蓉載酒船不用
探真藏姓字出來柱下有神仙

龍待建槐亭引竝詠古槐詩

陽臺之東有古槐_{世謂}中空_如蟻_穴合數十抱不知所始前
言秦公於此槐而致慨於古也余於此槐而重懷於古
夫慨之斯傷之矣而懷之實以進之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古今相乘安在今人之不古處哉與其慨也寧
懷諸抑槐之空也虛中而受豈無故與乃天地之胞與
於一物焉寓之使有槐之巨興於少亭之歆構豈天造
地設而人莫爲之功乎余因結茆於槐腹顏曰懷亭非
祇於觸景取象而正以保赤爲義也發天地生材之溫
啓古今代謝之祕士農工商之閒者勞者作者輟者一
休息於斯各抒厥懷來尺幅并包庶幾雍熙咸若覆載

無遺也卽鞅掌者偃仰於盤錯間致澤圖維直取懷而
予耳且天地之鍾靈於物者鍾靈於人也繫茲空槐正
非空桑之後身邪所謂伊人益深於懷抱膝長吟得近

體二章

手植誰遺澤森然倚化工根盤枝曲曲骨立腹空空樾蔭
流膏雨松濤逐曉風慎茲勿剪伐大地應三公

秋九生黃甲三春蘊綠烟新條將拂地老幹欲撐天興廢
經何代凋榮不記年羲皇此憩處好藉一枝眠

文吉元邀飲妙樂塔

瞻空寒食際聯袂爰郊行屋角生烟火春聲息癸庚銜杯

看綠野借箸念蒼生
昂首登天級相期一柱驚

李承謨甲子中秋視沁道經張村憩飲文吉元齋

攬轡西郊外殘霞繞樹明
晚風催木落秋漲接雲平
佳釀成直率清言本性情
河防民力困昏墊欲魂驚

李化鵬卧臺

宋藝祖微時憩此

漪澗南有卧龍臺聞說當年藝祖來
華表不隨倦令夫六
花常向五雲開

杜之叢西鄴園修志簡同事諸君子

園爲故吏部東岩李公別業康熙庚午冬設館修志於

此同事者太史王六翰孝廉何孟方明經千聖麟國舉

正陽縣志 卷三十一
李慎五茂才孟金甌宋子卿慎五卽吏部長嗣賦此以
志一時之雅

編摩華館聚同人文獻全經採擇新敢向左狐誇史筆
依班馬步清塵山川收拾來亭榭境物摻羅入座茵俯仰
名園今昔意平泉花石撫逡巡

山公廟懷古

山公西晉良遺廟沁水旁春秋崇祿祀展禮懷遺芳典選
懸冰鑑甄拔台否臧當年傳啓事七類賴激揚伐吳自屬
計不比釋楚長列國有分土吳晉不二王苟懷內憂慮自
有致方豈合養敬忠坐視塗炭傷屢辭因奉司負土

賊行居官持介節親故散節糧廉孝有典型不徒伯放狂
有子列通顯聲名亦頡頏茲焉其窟宅纍纍塚相望寂寥
荒煙裏寒鴟叫夕陽

沁水行

沁河之水山右來流到陟城曲幾迴旱時不邀灌溉利澇
時深患衝決災河西長城護花縣河南隄護木藥店店裏
居民數百家農工商賈各生涯闐闐噉嘈聲音殊沿隄傍
柳市街斜前歲波翻河伯怒蛟螭鼓浪忽東注眼見隄決
店北頭室廬半逐波臣去傷哉歲歲勞竹槌民力金錢費
無數更有長橋橫卧波夏月漂沒不可渡水涸之日務盛

梁一年伐却十年樹嗟乎嗟乎安得隄爲阜兮梁爲石
勞永逸措衽席官憂民累俱寬釋

武陟晚眺

斜日高城俯大荒河山縈繞氣蒼蒼峯巒北指環三晉
蕩沁東歸入大梁到處若榴垂結子誰家沈李摘盈筐
曠觀風物落霞晚空外歸鴉幾簇忙

王化鶴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四日

召試豐澤園家

賜酒饌茶果恭紀四十韻

秘殿承

恩切含豪侍未央堯堦添瑞莢漢苑起長楊

魚鱗動虹橋鴈翅張鳴珂徐步武整珮肅趨瞻

雲外晴雲太液旁
參差飛錦浪
迢遞隔銀塘
遠嶂連屏綠
新荷出鏡香
玲瓏開雀舫
縹緲拂牙樁
詎意 彤墀側
臨翠陌
長干畦
方藝稻百頃
只栽桑解愠
心如見吹
幽篔
不忘三推思
帝力萬寶裕
神倉知稼田
功重澄懷儉
德彰茅茨追
樸茂丹雘謝
輝煌棟豈玫瑰
飾窗寧翡翠
裝松聲搖廣砌
竹色蔭迴廊
寵遇叨無已
恩波不自量
層軒舒綺席
列衛遞瑤觴
皎潔擎魚鱸
清冷壓蔗漿
大官傳絡繹
重案接芬芳
餅捻膏環膩
茶分紫筍涼
味疑逾火棗
珍欲比瓊霜
飽德蒙稠疊
捫心切悚惶
願同葵向日
私慕鳳朝陽
鸞篆瞻中禁
鸞旂出上方
自天叨禮數
報國藉文章
枚

馬才何有淵雲業未光每懷希綵績竊擬韻宮商 天語
深陶鑄臣躬肅對揚 聖衷嚴剖析儒術示精詳樸學慙
窺管深思懼面牆敢言稽古力益矢致身良拜手依雲幄
涵暉近 御牀五經成鼓吹六藝作笙簧不懈丹鉛志頻
叨鸛鷺行祥符歌寶鼎瑞應頌芝房鐘響趨長樂星文動
栢梁朝朝懷砥礪夜夜發縑緗分輸精白攄懷起激昂
昇平何以贊邳治軼軒唐

揚守知甲辰元旦工次卽事

元朝春氣暖融融立地陰霾起大風駭浪千層堆積雪危
隄一綫偃長虹崩崖裂壑排頭盡東草車薪轉眼空再

河神休戲劇勞臣心碎五更中

奉檄巡工途次偶述

西行纔過又東行千里長隄半月程
旋磨征途隨脚轉
校時序掉頭更斜陽柳岸雙犍歇
積潦沙灘一鷺明
抖擻塵纓臨渴水此生那得諱勞生

常建極丁未臘月二十四日祭 告嘉應觀禮成恭紀四

首

運際昌期洽大和普天無地不謳歌
梯航嚮化來重譯川
澤流 恩徧九河北拱 宸居青靄靄
東蟠地脈 平原一片天
畱取不費人間斧鑿多

碧瓦如鱗四野明司徒荒度半年成

觀爲太傅齊公奉旨創建

村連

漁市朝烟起山入鸞霄暮靄生屢慶地靈呈上瑞恭承

天詔錫嘉名從今雨露林亭沃春草秋花荷 聖情

齋心三日吉先詎烟樹矐矐百尺樓燭影熒煌搖碧漢鏡

聲次第落黃流庭梅逗雪香初引院柳迎春意漸柔

後一日立

春銅榻摩挲瞻 麗藻行行鐵畫與銀鈎

恩隆河瀆 詔親裁風馬雲車陟降來 盛典自崇柴望

禮神功多出濟川才龍涎遠錫鑪香裊雉尾遙分扇影開

拜罷小臣餘敬在肅將也似退朝回

翁熙送沈樛莊先生之武陟

瓊海珠江久溯洞相逢暫得好懷閒那知東園吟花後又

向南樓醉月來青眼故人猶寄跡黑頭使相宦憐才一詩

足使千秋重攬勝會同上吹臺制府完公奉贈詩有今日繁臺重弔古清樽相對豈

何窮之句

剛值秋光大好時游梁又見裊鞭絲半汀碧水鷗邊畫畫

水邊鷗簡齋句一路青山馬上詩交有後先皆合契別無遠近總

牽思從今添得愁多少端爲風流沈亞之

成城庭前來白鵲戲爲作歌十一月二十日

羣鵲覓食下階除一鵲掉尾心躊躇霜衣雪髮那可並眼

中髣髴逢春鉏我聞員嶠之山天下奇羣飛噎噎相娛嬉

方湖飲水滿其腹不周採粟充朝糜胡爲赤帝之女學道
劇清苦銜柴作巢覆不爲有時未央殿後立枯枝歲星太
逼風先知唐家左右拜且賀營巢未定野外遺嗚呼爾鵲
得母數太奇臨風嘆息好羽儀不見梁州得石化爲印至
今忠孝生光輝古人稱爾爲上瑞得時遑遑皆雄飛南飛
東向慎自持星稀月明衆見之會當上獻西王母翩翩素
影臨瑤池不然引致崑崙邱玉璞作抵理亦宜豈能白首
柴門作乾噪但與晨鳧夕雁同歡悲

又七言律一章

打簷無數噪新晴玉立清標衆眼驚未便得時先露色

因傳喜後知名風搖長尾翻塵盡月上高枝照影明
丁過
深冬霜雪候泥他辛苦向南征

香開懷城畱別詩四首

三月代庖真慚越俎一朝出郭敬謝攀轅此邦豈有甘
棠彼處尙餘馴雉但使桃花無恙松閒盡好哦詩非徒
楊柳多情馬上都如看書奉官箴於憲府來輿頌於窮
簷最戀朋儔尤憐父老望行臨沁彌牽去後之思擘紙
揮毫聊寫別中之緒云爾

冬日衝寒至春風攬轡行歸裝輕一葉甜夢熟三更

升斗 君王賜簞壺父老情仍尋樵下竹筍尾待書名

舊雨天涯別如綿話倍多今宵嫌短燭明日隔長河馬策
隨春草魚書托逝波重逢定何處人墨恐相磨

三月魯何補風塵滿敝袍拙慙花作事忙異馬爲曹求治
資僚友行年感鬢毛微官同線許去住苦勞勞

郭北風光好重來有宿因

兩年中凡
三至懷城

敢承飛瓊賀聊對畫

圖論詩酒非今我溪山是故人行行莫回首歸路尙相親
廳事前路多殘缺旣爲修治因賦此詩亦望後之君子時

加培築則履視者之幸也

道路當平治經營又幾回戴星常出入積雨易傾頽備聚
囊糧助城堞總培崎嶇有蹉跌舉廢敢遲徊

嘉應樓

仙樂下鈞天嘉應靈祠隄柳邊千里河流清見底萬
年銅碣筆如椽東西竹院瀟瀟雨南北山峯靄靄烟重到
覃懷初訪勝秋風吹客證前緣

李元淑新夏偕吳子廉仲登臨沁城樓望廣武諸山

麥秀初齊燕初乳沙隄過雨無纖塵偶尋淨業憇蕭寺招
攜舊侶登南闌露葭蒼蒼森入眼風荷點點多於鱗廣武
數峯在眉際笑指落日烟痕新

千年槐蔭爲武陟八景之一陰森譎怪頗稱奇古夏日奉
陪樗莊沈丈作散帶之遊清境灑然繁襟消釋爰抒長

句以誌勝情

東城之東沁水北寺有古槐森百尺千年雷火燒空心
雕甍吐色黝黑丈人嗜古兼好奇沖襟灑落神仙姿乘興
寫搦出東郭撚鬚樹下哦新詩滿逕陰沈涼欲雨坐久渾
疑失炎暑交柯接葉互紛拏往往清音奏韶濩咄哉人世
幾推遷冰霜鍊此青蒼顏豫章榎楠久空谷爾獨臙腫全
其天吁嗟乎不見繫馬枝垂錦被體今日禿鷲啼故里

陳燮安昌雜詩疊韻十首和石華

酒闌心常醉愁多鬢欲華樽前空贈影柳外憶隨車悵望
雙飛翼殷勤謝屋家新詩畱便面吟到月輪斜

客去虛油幕，鏡昏認唾華。河憐三里霧，寶匣掩清光。
詩成讖新來，夢是家深情。勞短札，一半字橫斜。

吟鞭東指處，杳杳接音華。流盼隨芳草，驚魂誤後車。烏蟻
宵窳，舍犬吠武陵家。翦燭晨光裏，空畱履跡斜。

赫蹏傳好語，石墨待鐫華。不信春如海，虛聞斗是車。箔蠶
渾自裹，巢燕定誰家。記否西堂夜，雙看玉筋斜。

紅雨俄成陣，清詞慘不華。郎當空館鐸，迢遞故人車。立卦
煩詹尹，銷愁飲寶家。夜闌常不寐，一鏤篆香斜。

一棗能仙去，輪他侯道華。量天馮日御，度海幻風車。已負
元關約，空思太乙家。榻來忘古道，不覺地形斜。

蓮漏催長日金壺失妙華原鷺寧問馬戴笠不須車書已
誣燕說奴應讓霍家誰令形四塞縮轂有褒斜

別館書仍著空廊月自華手惟修五鳳宅不喻三車風
原陵路香魂燕子家瓊樓天半在何處玉梯斜

昌言聊發憤擊鉢漫抒華名紙裁魚網醇醪走麴車吐
常軋軋抱玉自家家聞說宵深話相依竹几斜

觀海難爲水多言笑木華但令逃醉國一任掉狂車天
黃金窟人間碧玉家綠槐看正好箕坐午陰斜

安昌夏日雜詠

輕雷才過疊雲生出水菰蒲刺眼明醉裏渾忘消暑
佳

風吹徧永橋城

過庭白水似滄洲自遠涼颺暑易收名果定隨名士植幾

番惆悵賦安榴

潘岳有安石榴賦

妙樂浮圖插遠天殘碑斷畫散荒煙禪情詩思頻難著日

及花開朝可憐

妙樂塔旁有檀樹二株

馬迹盤回訪臥臺漪園歸路夕陽開懷宮七字成千古珍

重尙書惜此才

牛自新懷宮詩新城王尙書賞之

綠槐萍合應星精小住濃陰解宿醒聞說月明三五夜天

風吹落步虛聲

武陽城東有古槐一株相傳元以前物也

芳草天涯感慨多癸辛遺倡滿巖阿竭來文定祠邊過一

路驚沙捲大河

何文定公珙有癸辛雜詩

繞柱鉤簾迴自哀
酒闌幽抱鬱崔巍
風流太史歸何處
長

憶詩人李杜才

其年太史懷州感懷詩云憑誰
驅使掛幽興
寧郭詩人李杜才

頻訪毛萇水竹居

毛明府沁
浦武陽人

清尊花底記相於
二紅偶共

齊安飯七白仍添笠澤蔬

茂葵簇簇映虛廊
舊雨分攜天一方
想像塵緣消未了
隔

林鐘磬報昏黃

過覃懷講院
懷王石華

桃笙夢斷怯蝦簾
懊惱情懷待月占
眼底仇池千萬
綠

風還爲攬青襟

宋孝子廬墓詩以紀之

猗風捲樹烏夜啼吁嗟返哺今無時
枯魚啗索涸河鱗
養不逮淚成血佳城鬱鬱親所居
鷲沙颯颯子所廬
玉
年華一彈指豈以存沒判生死
西山高高沁水深白雲
片千秋心

王復同上

昨輯邑乘溯有元謂邑俗厚禮則敦
採風山市兼煙邨
太行高峙河流渾中有一塊子氏魂
有子舍此忘朝昏
嗚呼古德幾希存
鷄黍日卑牲鼎尊
狂瀾東逝不復論
誰與毛髮尋厥根
鄭廣文手奉芳藻誓
欲厲濁非煩言
敬慎墨汁旌墓門
馨香字字血淚痕
傳之竹冊矢弗諛
看渠宰木開

朝暉

王克家和毛沁浦并陘城南桃花被河決盡沒詩以弔之

用王漁洋秋柳韻

幾度春風動旅魂
欒城西望井州門
河亭高會期新約
葉芳津失舊痕
浪泊音磯祇澹澹
野行煙柳自嗶嗶
更聽潘令行春日
懷舊詩成孰與論

漫道人生髻欲霜
夫人仙洞倏成塘
空聞潭水深千尺
見霞裳約萬箱
帳內忘言猶對楚
渡頭打漿孰迎王
春風剩有溪山趣
幾幅青帘挂酒坊

不惜尋芳露溼衣
助嬌銷恨悵全非
去年紅雨千林重

日清流一笑稀仙徑難從劉阮覓漁洲空逐鷺鷥飛料應
花縣饒佳勝望杏瞻蒲願莫違

沁城此日亦堪憐南北桑田盡渚煙幾逐梗人波上下真
教土偶笑連綿仙源作記聊乘興化字移裁定有年泥核
何須曼卿術公門爛漫錦無邊

兵過縷隄

頻年楚匪亂再檄晉陽兵望敵河猶阻發弓氣欲橫兩番
樂供億一戰仰承平莫倚軍威重徒令父老驚

宋志沿宋孝子廬墓詩

吁嗟乎長隄烟銷沁水寒孝子廬中思漫漫梧桐月照陂

五
三
號血孝子廬中情切切泉下何異膝下時日日華表如見
之寒暑往來風雨夕夢魂那識幽明隔採得野蔬供時薦
芳馨却勝鼎烹膳馬鬣漆封始一抔壘壘幾成垤與邱吾
聞百行孝爲先美愛人斯傳卽此已足亢吾宗豈必鳴鳳
從龍乃達勳名於九重

趙國棟沁隄晚望

長隄晚望最堪嘉紅日沈西樹影斜沁水幾枝疎柳映南
山一帶淡烟遮微風淅淅千重翠瑞色層層萬片霞遙睇
四邊雲極日夕陽原上有嘯鴉

易長楫過武陟道中感賦

飄飄車塵鎮日忙又歛風帽過安昌兼天巨浪排深澤
頂高秋上太行跡晦卧龍皆卒伍功成屠狗亦侯王
誰似山公切欲向荒墳酌酒觴

地有卧龍村趙藝祖徵勝所宿并有樊噲屯兵處及

山濤墓

在蓮叔武陟八詠之四

天壇倒影

邑中春秋時現

西方底事訪神洲雲裏天壇望裏收明鏡無臺千里月
提有樹一山秋人民乍湧相中相城郭遙浮樓外樓寄語
宗生須仔細摹來好向卧時遊

沁橋偃虹

城東門外

水色瀾漫百尺拖一條界破亂流過雲頭彩落朝暎近城

角霞飛夕照多臨沁門前風已定

東門號曰臨沁

穆陵關外影初

訛

木藥店古稱穆陵關

却啗沈子郊居賦雌蜺連蜷竟若何

清風晚霞

嶺在城西南唐郭南湖村以西

夕陽明滅嶺頭斜半是秋光半落霞點綴時迎孤鷺入迷

離乍送斷雲遮勢吞伊闕千峯翠

嶺南瀕黃河與龍門廣武對峙

麗奪河

陽一縣花

嶺西連巨澗孟

時得木棉初發否

嶺上秋多此種

攜筇日日玩

芳華

古槐清蔭

城東馬曲村

落落殘柯橫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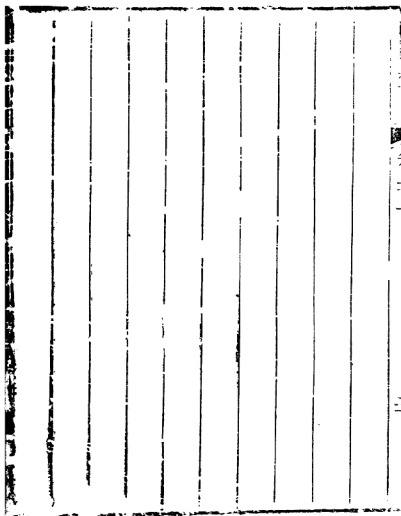
舊志年代已難推稽

烏飛兔走任升沈神明守護

雲常鎮鬼物，搗呀診不侵秋色。醉人仍有蔭，春風坐我自
無心。樹中空洞，堪容几坐。莫誇爲市，還爲笏上界星精。前度臨

馮繼照，戊子春日安昌郊遊呈彥聞晴江。

曉晴聯騎共尋春，野草平鋪作碧茵。壓清長橋排鴈齒，橫
隄矮屋次魚鱗。釣鉤沈水餌牽荇，樵斧出林雲護薪。追憶
永和修禊日，管絃不奏自怡神。



武陽縣志卷二十三

武陽縣知縣王榮陞纂

文詞志下

詔

漢章帝耕懷詔

建初三年正月辛丑帝耕於懷二月乙丑敕御史司空曰
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辟引辟之騑馬可輟解
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
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晉武帝賜山濤詔

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

又

吾所共治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尙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尙書

又

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尙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

又

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又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於反覆良用於邑君常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明穆宗贈何瑋禮部尚書并賜諡詔

服勤修職固人臣靖獻之忠增秩易名迺國家優崇之典

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瑒學術
真醇操持耿介早奮身於甲第遂儲養於詞林史局編摩
褒貶允孚於衆論文場校閱甄收悉得夫名流挺峻節於
波蕩風靡之時倡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經筵進講一誠
積感悟之機學憲育才兩省被陶鑄之化奉常在陽鄉佐
累遷當倚任之方隆乃歸休之再乞時論皆仰其高致雙
廷亦鑒其悃誠特晉畱都總憲之銜俾遂故里優閒之志
高風邈矣令望睟然慨耆舊之淪凋遺詔而褒美贈賚
爲禮部尚書謚文定錫之誥命嗚呼官聯八座位已極
穹階名在百年榮實踰乎華袞幽靈不昧渥典其

國朝許作梅議杜河患疏

題爲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人言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卽伏秋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源出綿山每年夏秋閒合諸山之水並流懷慶由武陟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隄爲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脩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脩築祇應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藩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

司係新添衙門 敕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
糧不與聞衝塞不與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
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備
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
運道夏秋駐武陟防脩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
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
足關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爲次年之
用其沿河隄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
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睿裁 敕部從長

覆請 明旨施行

何塘縣尹江侯重建廳橋記

武陟學康生進毛生嵩來補國學生至都下閒以其縣尹
江侯脩縣治作浮橋事來告請爲之記因問侯政何如曰
侯豈弟君子也其政詳審不苟凡民利害必斟酌既定然
後興罷於士類告迪振厲皆有常法問脩縣治作浮橋始
末則曰舊縣治湫隘卑陋不稱侯始下車慨然欲新之顧
財力方絀遂已視篆三載政通民和歲復大熟乃鳩材庀
工悉撤舊治而改作之爲正堂三楹後堂三楹東西幕廳
六房吏舍以及大門儀門庫樓鼓樓皆鼎然完美高明廣

大既足以集衆庶而出政令深邃嚴整又有以怡心志而快耳目縣之城池人物若有增於昔者又縣治北枕沁河舊架木疊橋以通行者每夏秋霖潦水汎溢橋輒崩塌民既病涉而脩繕復勞費不貲侯乃命比舟爲橋緼以鐵索貫以鐵環水小至則任其與波上下水大至則暫撤而懸於兩涯民之往來者既得無阻而復無脩繕之煩民甚便之此其大凡也竊謂古之觀政者入其疆則視田野之具治橋梁傳舍之脩整入其邑則視官府之辨嚴闡闔之嘉賈與否因以占其政之美惡信如所言則江侯之政之美惡可見矣郡民愚而神有不可以空言欺者侯之政果善

於民則民之躋堂而拜履橋而行者必曰斯堂也斯橋也我侯之所作也初非有所利於是是真能爲公私長久計者我侯而去誰其嗣之其愛慕眷戀如此否則反是噫民之情亦可畏矣江侯念哉吾見武陟士民愛侯敬侯與縣治沁水相終始也侯諱璋字良圭直隸徽州之歙縣人鄉舉高第禮部試不偶乃就吏部選知是縣云

秦之英添設倉廩記

邑故有預備倉在縣治西北隅後乃移今地云夫倉爲儲穀設也昔以圜罪人而又何囿圍之爲也毋乃其倉不爲備荒用而反爲罪人用而穀幾耗乎先是青縣李公有見

於此另創一小倉以圉罪人而是專穀主於儲穀中爲公
廳凡四楹厥廩三十餘間門樓一座眎舊倉不啻巍且煥
矣往時穀不盈廩予自丙午任武陟於今越三祀矣額每
禩積穀千石三禩例止三千迺余穀積且四千餘倉吏報
曰廩弗能受矣予曰其儲諸公廳已而又報曰公廳亦弗
能受矣予曰盍添廩吏又曰倉無餘地奈之何予於是闕
倉地召省祭官王慈民張可行指授之曰倉門西移稍中
藉此出路可建三廩東西相望東旣不缺而門又適中不
偏省祭官曰可乃命估價計金二十餘兩遂申動贖穀約
六十石不足仍佐以俸甫一月告成穀始不患無所受矣

今年大饑議出穀二千餘石賑貧所稱贏者又不免告訕
嗟夫倉特虞未盈耳苟盈既復置一倉獨不可侈露積奈
何歲凶而出之穀乃覩此空廩爲也守土者恫乎有餘悲
矣雖然天災流行何代蔑有非恃所積烏能賑乎故君子
毋輕斥聚斂也惟在聚之有道焉吾深有望夫繼之者

袁楷靈泉引水南注寧郭鎮城濠記

靈泉之南注寧郭鎮城濠也在崇正九年丙子秋七月先
是天啓元年知府王景以堪輿法引於寧郭鎮城濠水之
所經凡壞田爲渠者卽檄修武除其地之賦且償以直其
渠已不爲民田矣而渠壅水不南者十餘年崇正五年秋

流寇至自晉絡繹爲害者三年寧郭幾無遺孑寧郭爲驛
驛失而王命廢所殃不僅在此鎮民當事者䟽以聞天子
有命責守於分署者通判且以築城鑿池刻期須竣予實
守河北奉厥旨牒下將觀成焉其城旣賴通判寶光儀知
縣董蘭芳力克底厥績城不池城不足恃乃濬北來故渠
俾靈泉水注隍以爲民衛卽以此報天子命則此水之從
茲而南也敢障者罪不赦相傳晉楊生醉仆於途野火焚
將及所隨者犬以力爲泉泉見犬水其身輾以滅火楊生
得不死靈泉之所由得名也流寇之烽較焚楊生者之燄
孰烈寧郭鎮城之十萬人較楊生之生死孰多湛湛靈泉

僅令其活一楊生而止有地方之責者不其獲戾於斯泉哉况茲所決之水在泉村東南隅其委雖滙而於源則已爲餘其可以利民田者皆在北此泉之上流名曰光河北河東注至三空橋此決固毫無所損後之人倘有阻此流於不南者泉靈當殛之矣且泉欲活一楊生而大能成之泉欲衛此千萬人於一城而人反阻之可以人而不如犬乎郭村西北一泉久窒疏之以增此瀾東入石橋下交流併記於此

李應春洞淵宮記

河南天下之中州覃懷中州之名郡武陟名郡所屬邑也

是邑也畜產衆盛土俗肥饒比屋富庶有士君子之風太
行高拱沁水朝宗鍾山川之秀氣所謂地靈人傑端在於
此誠甲於他邑者也邑之迤東二十里許永寧下鄉水寨
名鎮古跡洞淵宮歷年極遠治亂變遷屢遭兵燹失其所
記惟聞累代鄉老傳言宋元豐初年之所創也其宮深闕
後蓋玉皇邃閣高百尺餘遙望丹霞不可階而升也中立
三清殿神像粧飾威靈烜赫足以悚人之觀視前造雷神
普化四帥侍立儼然人望而畏之一方之勝槩四境之福
地也其後閣倒作廟奕奕至正年間重脩至我朝數百載
矣世遠年湮不能無廢墜耳一鄉之人朔望禱祈春秋祭

祀何以竭虔而妥神本社會首與家同謀請獲嘉縣三橋
村僧寬明募緣以爲脩蓋之領袖經之營之周爰執事善
化十方施主贏財取土木金石儗功徵工大宋小棧徹去
污壞革故鼎新特櫨株儒根闌居楔各得其宜黥堊丹漆
金碧朗耀曲盡其妙形勢巍峩屹然鞏固如山之高也如
松之茂也廉隅整飭棟宇峻起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闕宮
枚枚赫厥聲濯厥靈上帝是依乃殖其庭乃安斯寢使天
下之人香火綿綿惟願祝禱天恩保障天民永光道典於
萬世也時脩蓋之工肇自嘉靖乙巳年落成嘉靖丙午始
述其巔末以紀歲月云爾

國朝趙奠麗分守道張公新築沁隄記

沁之爲患其來舊矣然賴人力可幸無患雖患亦不稱
獨壬辰迄甲午三載之內疊遭淫霖益大其勢而沿河之
帶隄岸卑薄久漸化爲平壤於是水之怒始無所砥一
而北直達於衛再決而南直抵於河上下百里閒極目
瀾魚龍跳舞田廬盡爲漂沒城亦幾沼事聞致廔 宸憂
謂非屬之重臣不可爰簡張公以參知分守其地而治
一事於我公爲專司焉公曰水不可與力爭也求其故
峻其隄防俾中無散漫下有歸宿則怒可漸衰而勢亦
緩吾但行所無事而已因請水衡金錢廣置物料復

六縣調集丁夫相度地形增隄四處起自傅村決口紅橋而西曰大樊曰小董曰南王各限工程添築下埽公墾時來往視其高卑堅薄而勸懲之人爭効用畚鍤雲屯歲未周工成保障水約中流從前濤鳴波滾之地又變而爲耕耘樹藝之場矣噫公之明德遠矣哉總計隄長九百二十六丈高八尺闊一丈三尺而小董大樊則高一丈闊三尺地當水衝故工尤加峻云一日公行隄上告莫麗曰此隄民百世之利也善後之策仍當與邑宰圖之夫水性無常難以預料吾於隄旁設堡堡有夫候水消長得爲之備則暴漲可無恐已隄岸無柳土亦弗固吾廣爲種植接陰不

五陽縣志 卷二十三 九
備期根以下盤而稍堪儲用則頽壞可無慮已抑某又聞
之神有所依乃不爲厲吾前築傅村隄時卽闕地一區建
河伯祠宇今工已告竣酒牢虔備鍾鼓時聞神之格思寧
不垂蒸而降祉邪昔人於長橋廣隄鎮以金鐵者謂蛟螭
之屬性畏之茲鑄鐵爲牛置諸決口且牛丑土也上以尅
水五行之理或非誣與凡此皆所以保隄也隄保而患消
矣麗曰唯唯辱公明賜教當永承守之惟是公旣底績
天子將酬厥庸而懋賞焉則繼此以往享公之利誰復識
公苦心者昔朱司空治河功成李于鱗先生贈以句云春
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迄今故老傳爲佳話

愧乏白雪之才無足堪徽標美而公不朽之功又不容以弗志也用藉貞珉以告方來公諱藩字介屏山西太原府孟縣人

甘國垓建新倉記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一年河海清晏山嶽奠安寬仁太和無福不集乃以五夜之焦思慮如傷而在抱物令直省州縣各按上中下議所以積儲預備者武本瘠邑以憲綱列爲中等議應積穀八千石議行一時擁籌如雲疾輪若電邑舊倉不加容至傲民舍又甚慮散漫難稽計築新倉聚邑之紳士耆民而經度之於治西相得地袤二十四丈廣

五
卷二十三
七丈乃東西建廡房各間十六官舍間三街廡房間七共
間四十有二間各六櫺共櫺二百五十有二厥工鉅哉以
四十五日落成知縣事甘國垓作而曰昔書盤庚稱承汝
俾汝惟喜康共言所以使民者惟與民同安而已夫民至
愚而服從乎上之德意則甚神故有煦煦孑孑而民弗生
感大工大役而民不言勞者有早窺其用意之所在也令

聖天子積儲之勤豈曰富國云爾哉頻年來蠲租發粟
不惜數百萬之金錢舉以惠民而獨於積儲孜孜加意者
良以示珍惜於粒米狼戾之時藉補助於糞田不足之虞
此意與日月爲昭耳是以武水灑河沙衍地不皆闢民不

皆聚於斯役也知縣一手一足之烈又勢必因民以爲功
特非能家至人曉更非能強以難從而迫以速赴也乃奉
行之日若紳若士若民自城迄鄉計二十二里而人心踴
躍則一司事之工供畚鍤若木石之役皆具伐樹燒土爲
椽柱若梁及磚及瓦皆備鑿鼓弗勝自築基暨築堵皆堅
以厚門塾板席防滲通氣之屬纖悉皆完由是八千石儲
儲可風雨攸除亦不致有散漫難稽矣從此加謹收藏選
凶有備雖歷百千年可指困而爲民扞患也噫嘗念民之
之艱也文告先焉而怠緩者多矣督責繼焉則怨苦作矣
或曰民固若是難用也或曰民可樂成固難與謀始也噫

以若所言得無使民者之非出於與民相安邪得無使之
之意有未足以服民心者邪試以武邑是役驗之何其不
戒而嚴不疾而速有如是乎自非 聖天子誠和休養既
深且久而救死恤亡實有大孚乎民志者而何能若是邪
今積儲徧天下矣武邑一小隅實足以徵 聖治於無窮
垓不能文又不敢使盛事無傳故拜手記其大槩如此并
勒石書趨事姓名於碑陰以誌其盛

王靖大尹創築隄工記

禹貢九澤既陂陂障也築隄之所由起也賈讓以繕完故
隄增卑培薄爲治河之下策然以今日之形勢而論則治

河之策不外乎此武陟縣南瀨黃河西接溫縣之平皋而東與滎澤爲界相距皆五十里城東一帶自康熙六十年河決之後脩築大隄梁溪嵇文敏公時爲河使有防河奏議王犀川制府輯河南通志亦詳載之可考而知也城西舊無隄岸惟借清風嶺以爲屏藩歷年已久北有沁水南有黃河每至桃花浪湧及伏秋大汎往往泛溢居民苦之乾隆十六年夏霖雨連旬沁黃異漲清風嶺沖斷數處水如奔馬人將愁魚廬舍田疇漂沒不少呼號之聲徹於遠邇邑令奉新趙侯開元蒿目傷心旣請賑卹並議籌護莊隄以衛之明年趙侯以卓異內遷工未及舉代之者醴泉

王侯肯穀勸民輸貲爲興築之計上官委縣丞戴濤司其事而民絀於力隄薄而卑六月水漲復決王侯丁艱去任海寧查侯開重來攝篆下車之初勸民補築八月大雨隄復傾頽郡守甄公與令丞跋涉於泥淖中共相籌畫以爲護莊隄旣不足以資捍禦必將清風嶺之殘缺者脩補宗固以作重門保障查侯乃捐薪俸以供竹槌仍委戴丞及主簿顧秉衡典史任經驛丞馬宗楷爲之分脩而自董其成蓋其才識過人無書不讀而尤熟於河渠書固非徒補苴罅漏者可同年而語矣夫興利除害固長官分內之事然往往視爲故常從未有勇於任事思一民之溺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如查侯者且民利民築豈非成例亦何妨
聽之民况以大法小廉之世脂膏不潤指水盟心猶惟恐
民力之或竭而裁冰割雪以資於成其德又何可及哉
西之春查侯以上官具疏 題授入覲 楓宸出而撫
花封殷懷芻屋諸事益加奮勉所以報 君恩而酬憲德
亦甚切也頻年以來歌樂土而慶屢豐幸免流離各安耕
鑿則查侯之利濟斯民爲甚溥嘗讀唐書地理志凡一
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於其縣之下論者謂其詳而有
體前朝洪武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
七處陂渠隄岸五千四十八處而明季懷慶有史公隄則

因沁水漲溢齧古陽隄募夫興築此又近事之見於志乘者也余承乏是邦習聞舊令尹之政成規具在敢不夙夜兢力爲保固並整葺之君子念創始之最難思守成之非易當仁不讓而見義必爲亦如查侯是則斯民萬世之利也夫

邱厚重修彌陀寺記

嘗聞佛生西乾瑞應於周朝相法東來教興於漢室屢獲唐憲宗迎佛指舍利建寶塔盈於中國與儒道鼎立爲三焉其生也有源其來也有自是皆有以明翼治道指引迷途道人爲善之一端也歷漢而唐由唐而宋佛教盛行於

世迨及我朝列聖相承建立梵刹在在有之佛法大興視前代也爲尤盛乃若覃懷武陟永寧鄉地名水寨鎮去縣治東南二十里許古跡彌陀寺一所居大路之南考之殘碑大宋熙寧五年僧陳廣義開基始建至大元皇慶元年僧覺聰重脩宣德紀元之初僧行淨號古源賜講世家山居聞喜縣鉅族張氏子也遊方到彼見得此寺歲久敝壞規模狹小畱心於斯本境檀那遂請住持自是以來存心宏大操行端莊精脩戒律諳曉真鈴深知教相祝髮受業者聞風師之者衆由是率門人化善士鳩木掄材置買無限鄰寺田地擴充前代基址辛苦寒暑不辭其勞數載之

際創建前後大殿東西兩廊禪堂方丈廚庫三門脩葺塔
院鑄造鳴鐘法器創塑大覺慈尊觀音羅漢護法伽藍聖
像金碧輝煌煥然一新較之往昔大有不侔成功既就名
譽孔彰人人耳目者益深遊禮觀瞻者益廣古源以其年
適退省閒居脩息養道傳授衣鉢山門付徒政寧等執掌
不期於天順八年五月初七日上人端坐圓寂徒政寧等
募請工匠轉辦甄石等料於寺西北隅坎內建塔一座藏
師古源靈櫬爲本寺第三代住持也塔成不遑刻石成化
乙卯春徒孫妙智等發心董其工恐後人不知建寺來歷
特請予文以記之

寺前大河源故跡於宮以立石特請予文以記之

瞻禮乃曰思師者徒之心蓋造者師之功也向時以荒涼
爲瓦礫之地克盡勤苦募化十方之人脩理精堅嚴整聖
像周隆而爲選佛之場以貽後世而不泯也嗟夫古源上
人建寺之功於當時樹立碑文於悠久然雖使後世使門
人脩其業承其志繼續將來則佛門增輝釋教丕振又何
慮正覺不成名譽不著後之住斯寺觀斯碑注目斯文終
然猶若遺物思人則興起樂善好施之心其寺永遠而不
墜善者若夫施財善信名其碑陰而不復云予遂述釋氏源
委之自并古源上人行實錄爲之記

羅正堦重修陳恪勤公祠記

今上御極之三年正釋奉 命分巡河北常周視河防往
來陳恪勤公祠必瞻拜祠創自雍正十二年其碑記則方
望溪學士所撰也文渾灑瑋異惜僅就公之一事一時闡
揚盡美而於生平宦跡懿行猶缺有閒焉正墀自束髮受
經聞鄉黨間誦陳滄洲先生事實甚悉公由康熙辛未進
士起家浙東西安縣尹遂寧張文端公薦其才由海州遷
知江寧府與制府不協落職旋起知蘇州府制府惡其直
劾以他事幸 聖主辨其誣而免尋署霸昌道旋京後隨
張文端公協辦河工未幾署總河兼署漕督公上沐 主
眷雖極盤錯之餘始終不移其守而又能隨在以實心行

實政故其在江蘇也懲惡捕禁加稅摘奸伏其在霸昌也斥豪勢肅畿甸其署漕督也因旗丁糧盡預給庫銀六萬而後 奏其署總河也請歸淮揚權稅於蘇撫俾得專力河務 俞旨報可迨 世宗卽位實授公總河自維受

兩朝優眷不以位高而思怠不以官久而引閒益冰蘖自矢夙夜寢食弗敢懈於南河田家樓則建月隄以保障徐邳於山盱汎則改北壩爲南壩另於迤北建壩以免全河激射南隄於文華寺則加功挑濬以通運道於運河徐塘口則開月河接入彭家淺以免歲淤其惠政之在東南不可更僕數而於武邑馬家營決口一事尤殫竭心力厥工

最鉅維時同事或危詞閒阻之或緩期泄視之公獨力進
羣議閱五月而導流建壩戴厥工竟以是積勞成疾而終
嗚呼是非古大臣體國公忠曷能至此 上旣嘉其功德
憫其死於勤事也 賜祭葬與諡入祀賢良祠而懷之
念公之以死衛吾民也崇以專祠垂今六十餘年風雨飄
搖多傾圮正墀與公同井里雖先正典型非末學所敢
仿而以粉楸之誼得於歲時脩謁親炙遺徽亦遇之幸者
爰於履勘期會之辰進同官而謀之僉謂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設祠久竟廢則公之彤嚮奚寄母乃貽我同人羞各
願捐廉庀材鳩工凡垣墉之墜者黝者頽者棟宇之窳者

蠹者折者舉重葺而更新之閱匝月而工竣乃就予所聞
參諸各名家傳集彙紀公生平宦蹟豐功以垂不朽云是
爲記

宋佩蘭縣尹七公築護城隄記

七十一公號椿園滿洲正藍旗人由進士蒞武性至仁慈
政治深得民心乾隆二十六年尋村沁河決口水東流而
下城內均成澤國民人勸公徙居城上北頂高地公曰爾
俱臨顛危我何忍獨安誠之所感水僅至署前而止縣東
安居之民日以柴米酒食扶雲梯而上以供公公受之始
以其食分布於城內饑民繼自乘小舟載以蒸食散布於

鄉郵不能舉火者經十數日不輟水稍平卽詳請賑濟又念武邑居南北黃沁之間水患無定不有以隄防之害將胡底遂倡捐廉俸里民亦咸爲樂輸始築於乾隆二十七年冬工竣於乾隆二十八年秋北至麒麟塚南至先農壇蜿蜒數百丈圍繞如帶士民感其德而勒之石曰七公隄所以其後虹橋決口張村尋村繼決城內固無恙卽至嘉慶五年唐郭村黃河漫堰水勢甚大又遇風浪洶湧衝突堤幾破而根本堅固稍爲鑲補卒於無患其遺澤不滅深且遠歟嘉慶十四年城關紳民肖像與永道憲王縣尹並

何栢齋先生傳

先生名瑋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陽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痴兒爲學以聖賢自勵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不知師學其謂何宏治辛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脩不納泛交不入要門劉瑾竊政有跪見獻媚者先生獨長揖瑾大恚先生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安義命久矣瑾誅擢脩撰先生直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以進講經筵觸

犯忌諱調開州同知脩黃陵岡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卽
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嘉靖改元擢提學浙江未
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脩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
宗之閣臣薦先生可大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
許之御史毛鳳詔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
調理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究辨經書
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
以及醫卜術數亦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
見醫學管見諸書年七十一終學者稱栢齋先生云

蕭家芝李燮圖傳

李雙鬪名村才初字兄陵武陟寧郭人以諸生老者也年
十五時學於塾從廢編中得杜少陵遺詩不啻食荔背墊
師徒步三十里外購少陵全書以旋且讀且行忘足之藹
讀竟能出口者八九遂肆力於詩若古文詞凡童叟里談
人不敢屬辭及他人意所欲言趨趨不能徑情者公悉達
於詩若文使讀者失聲笑或泣下明天啓辛酉與王文安
公鐸偕赴大梁試賡和甚歡試不售習靜原城與友人數
輩同鉛槧公偶出五日失所之友人錯愕問公踉蹌歸自
小有洞天出王屋山記數千言以示有某宦屬子弟負牆
尚業設臯比惟謹翌日主人同食食竟先廢箸公輒怒去

邑令郭騰躍繼束贊請上書謝之公初性僻不諳世法又嗜酒酒後哭詈無端尤不恤人諂居父母喪則處斗室閉望其壁慘然兀坐不內不賓不飲酒者三年其後自號些圓些圓志夷也崇正丙子閒忽自檢往所爲詩若文汗淫淫下曰吾今乃知非又自號愧齋嗣是雖不剽竊古人益嶽嶽與古爲徒庚辰王文安公倚於懷促膝脩舊好相劇切久公詩文乃冲灑沆瀣學海而至於海矣始改今號爲變圓先是有蒿圓何恃齋芭綠山房等集凡九卷其後有不思用愧齋等集凡三卷從之遊者范子邱心邱子復竇子可權申子錫孫子邱裕李子元張子紳楊子奇蘊蕭子

家憲皆後先登甲乙榜而變圖自甲子中副車後
益驥憤不自得辛巳夏四月竟以諸生死時王子房先生
爲河內令哭其家

杜之叢朝議大夫李公傳

朝議大夫李公者諱如蘭字九畹其先世居武陟西鄙之
東岩鄉因別號東岩不忘所始也公幼而穎異才器過人
贈君文科嘗辟呬而語之曰吾子三興吾宗者必此中子
也亡何贈君卒公每憶其言感泣益勵於學未弱冠餼於
庠二十七薦賢書明年順治壬辰成進士多公者咸謂其
能成先志云筮仕得晉之聞喜聞喜巖邑也號盤錯難治

歷年惟正之供有漏征者有挪移者有侵漁者至缺額三萬六千四百兩有奇前此官斯土者逕逕以註累去公甫至郡守吳公見而惜之意書生恐不克勝任以蹈前轍也公毅然臚陳其弊力請於上得奏免數年積逋一旦豁除官民蘇重困焉郡守以是奇其才閱五載政大治遂以六計報最擢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尋遷郎中康熙己未會獻江右詔獄簡賢能司官以選公奉命能稱旨明年復詔按關中獄前後召對殿中者二所言皆賜嘉納朝士稱榮焉公之在吏部也告歸出使更番三掌銓政會絕苞苴澄敘官方使吏不得爲奸過黜陟大典冢宰必

容公商可否其爲時所倚重如此由是清正之聲聞於朝
右未幾遷光祿少卿未幾遷通政左參遇 覃恩叨 賜
封又未幾遷兵部督捕理事數月三晉其階非公之長才
遠馭隨事著績而能得眷顧之隆如是歟迺以積勞成瘁
患健忘上表乞歸 上勉畱在任調治執政代爲請乃許
家居三年卒壽六十三公偉幹脩髯清言霏霏有晉人風
致及獎進後學講程朱性命之理復入宋儒堂與其在聞
喜也訓諸生而授以業率多知名於時庚子分校棘闈所
得皆名下士士類推爲冰鑑居鄉崇禮讓無凌轢之風非
公不至偃室有大利弊乃抗言無所諱邑以是賴之性耽

泉石當宦遊京邸時常有急流勇退之志遺書諭其子等
別業於郭西五里之原邨爲歸休計及歸與二三故舊日
遊息其中亦猶不忘東岩之意云爾子倫俛俛皆有父風
高經文林郎北直保定邑令何公傳

何公諱居廣字孟方別號翁園江寧府別駕中含公之長
子美丰度具俊才臨池工妙而詩尤佳花晨月夕多形爲
吟咏其爲文無斧鑿之痕而秀拔塵表飄飄然有凌雲氣
由弟子員而食餼登選拔領鄉薦至辛未而射策 彤庭
厥后蒞任保邑邑地瘠民貧兼苦水患公出大力以幹濟
利興弊剔市一載四鏡以治分校北闈知人能得士已行

數因科場事誣解組歸田不知者爲公扼腕而公曰此
何憾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彼陶靖節之
賦歸來也非歟於是安卧東山怡情詩酒日與仲弟子靜
季弟季襄篤吹壘吹篴之歡公之別號翁園也母亦以是
歟

繁峙令雜公傳

公諱倫字彝庵戊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當其秉鐸新鄭
以及蒞任繁峙桃李成蔭甘棠垂蔭非不卓然可傳然公
不以此重而當世之所以重公者亦不爭此也公生而天
挺不凡家甚貧然端方廉靜幼時已介然不苟及長典籍

而外別無他好嘗曰許文正何文定伊何人哉雖不能至
心嚮往之矣由是含咀六經默契程朱之心傳旁參乎諸
子百家同異源流咸歸條貫溢而爲文斐斐郁郁 彤廷

射策皆成經國之文章辛未榜錄率多名儒若公與孟方
何公同里同年一以才勝一以學勝俱無愧科名云迨其
退居林下益勵名節敦謙恭雖不設子雲之亭而四方之
從遊日衆公亦欣然以曲成後學爲已任一時之被教者
如坐春風以陶以育而不知其學業日進生平著作甚富
散軼亦多如日月食表等韻晰義四方之借觀者日填其

門若夫探義文之旨發圖書之奇幾歷寒暑集周易晰義

一編未告竣而公遂飄然遐舉矣遠近士林莫不爲公嘆惜也

苗于京鞏昌府司李徐公傳

徐詹昌字宜繩先世三晉籍明洪武中遷武陟居邑之東城代生聞人備載家乘公幼而穎異才器過人其贈翁每顧而竊喜曰興吾宗者必此子也髫齡卽以孝聞未弱冠名列黌序尋以高等食餼然數奇遇秋戰輒北旁觀咸爲扼腕而公之志彌堅學益進由是子雲之亭執經問字者履趾交錯稱極盛焉高陽劉潛夫先生爲邑令見公文而異之曰此青雲客也豈久等在泥塗邪順治丙午果登賢

書又屢蹟公車乃於戊戌就陝西鞏昌府司李司李刑官也過猛則暴太寬則弛任此職良匪易公以春溫之仁濟秋肅之義全活甚多然或豪民巨蠹爲一方患弗辭鷹隼驚擊不姑息以養奸一時歌慈母兼畏嚴父會戎卒迫於庚癸之呼汹汹思亂郡人大懼守令計無所施公曰旣受命此方生死非所恤也乃單騎犯虎狼之威人皆憂不測公仗大義解其黨羽如鳥獸散軍民悅服無何以他事坐累解組歸里絕口不言仕宦惟時與三五知己花晨月夕置酒高會暇則檢古今名醫方論施藥活人課子姪讀書禁無與戶外事遇人有貧苦患難尤加意矜恤子大生登

子已鄉薦出宰蕭邑不墜家聲孫鈞以雋才遊太學曾孫
潘列名膠庠邑中言書香之流長者必推徐氏爲望族云
文林郎江南蕭邑令徐公傳

徐公諱大生字乾如鞏昌府推官宜繩公之仲子也承家
學之淵源根柢深邃復能博涉經史總角行文有凌雲之
氣康熙丁巳特恩開科爲破格求才之盛典公由廩貢
毅然高舉筮仕江南徐州蕭邑甫下車留心利弊因嘆兩
河淤塞溝洫未興旱澇俱困傷哉民也如之何不賦黃鳥
他務未遑急請上憲疏通開濬由是因頓者安全之流亡
者召集之四境帖然誦德者皆謂已治已安而公則曰未

也害不除則利不興欲除害必自剪鋤衙蠹始此輩舞文
弄法營私誤公魚肉編黎更不待言嚴加懲革凋敝之邑
倏然改觀邑鄰東省地多山谷宵人恆多出沒已丑奇荒
鼠竊蝟起徧地劫掠公誅盜首力行保甲固守池隍百里
寧謐不聞桴鼓之聲除火耗却餽獻施藥活人善政非筆
墨所能殫述戊子分校棘闈懸冰鑑以別妍媸所得皆名
下士蒞蕭十三載積勞成瘁以疾卒於官公爲諸生時性
樂恬靜迫名掇高科亦無翩翩五陵之囂習閉戶下幃經
年不與人通言笑工於詩與何子孟方索子允如尊酒之
餘拈韻分賦往往抒其性靈自成一家言嘗出所爲文數

十篇登諸梨棗一時爭求而習之多以獲售云

胡昱上舍何禹功傳

何大治字禹功國學生考授州同知先世由晉之洪洞遷居武陟其後因葬親於司徒村遂家焉天性至孝年十五侍父病衣不解帶飲食藥餌必手奉以進且爲文禱於城隍願減已算以益親年父病旋愈又二載而父卒哀毀骨立材而後起閒居奉母愉色婉容無纖毫見忤處有庶母三事之甚謹庶出諸弟視如同胞幼時教之誨之長而登授田莊極平均族黨皆稱其友愛焉伯兄大成早世嫂氏李能守志公事嫂甚恭昔人所謂嚴事寡嫂者也里有趙

某逃亡不歸其妻迫於飢寒有勸改嫁者已許之矣將爭
聘而涕泣終日公聞之惻然遣人助以薪米令無他適越
一年其夫歸備述前事夫婦踵門而謝又有田某每遇歲
時哭於郊外公詢之知其父沒他鄉未能歸葬乃贈以金
得返遺骸與其母合葬焉武陟初食西鹽踰越太行路險
而遠鹽價甚貴閭閻苦之公早夜圖維不惜費用借單車
之紳耆子矜請於當事具疏題准改食長蘆鹽其有功於
桑梓者甚大享年六十有一無病而亡識與不識皆嘆息
泣下遠近之赴弔者不絕於路蓋公之敦倫於家而行善
於鄉更僕難數今但膏其大槩亦足以挽頹風而維薄俗

矣

申其蘊孫孝子傳

明有孝子孫毓縣西中峯村人曾祖自河內遷來世耕讀
毓幼穎悟十六七時四子六經書皆能成誦悉其義又好
弓弩劍槊私習之父母不知也是時元政已衰士人難於
進取以故年二十四五猶爲布衣西番稱兵擾界朝議取
民兵爲戍軍冊有毓祖名不克辭祖老毓父羸弱毓慨然
請行乃出其弓弩劍槊試之悉中節於是許其行而一家
哭送十餘里旣行三四年無耗忽得凶問去家四千餘里
真僞不可知家人數月不寐祖忽夢道士踵門告曰毓已

得功當貴不必憂也會邊信至果無恙而未嘗言貴戊七年還言遇番人襲營戍兵追之毓手格殺一人又射中一人一馬當受爵賞而不爲帥府所錄與夢竟符祖曩禮拜純陽師三十年意其靈應云又三年代父戍滇南路益險遠又無瓜期可待家人尤危懼是時方國珍張士誠陳友諒之徒竊據徧天下莫可誰何戍卒半路多逃歸唯三百餘人至戍所居七年而元帝北狩洪武帝已定鼎南京毓乃歸鄉年四十餘心益厭兵窮困授徒於家稍稍理經傳舊業得一衿至洪武丙子科舉於鄉而祖父母與父連歲漸次病死毓獨侍老母數年母壽終毓已六十餘痛兩世

不可見葬母後遂廬墓間獨居朝夕跪墓前嗚咽飯僅
甌粟不問家人生業兩墓各增高至六七尺又以父喜登
高築臺墓側高二仞寬長皆倍之墓與臺皆毓負土爲之
不藉人力時有白鳩芝草之瑞邑人皆爲之誦廬墓詩踰
三年里中人強之始歸乃申狀呈邑令聞於朝建文帝賜
乃冠裳褒嘉之後年九十六終於家

趙三元西渠申公傳

徵選郎西渠申公諱煥字自新豫之陽州人五世祖端字
子正爲邑名下士子正公弟五人次曰恭承樂時任北直
饒陽令有善政載真定名宦其六曰達癸未孝廉考授內

開中書六世叔祖明膺景泰癸酉鄉薦亦授內閣中書公少遊學京師爲楊公時喬王公賜爵于公慎行所知有事恆與之謀各欲爭致其門下當是時神宗皇帝以髫齡御極政在江陵海剛峯爲南都御史李成梁戚繼光總戎政內外又安公初授通政司衛尋遷徵選郎往來楊王于諸公之門多所裨益諸公有所建白公力爲多無何上方溺志宮闈恆累月不視朝臣工章奏恆畱中不下申時行岳元聲等請建儲拂上意怒其激聒乃以次去位公知時事不可爲矣卽有引歸之志值妖書案起言鄭妃欲危太子事上怒甚捕妖人急京師人情惶懼已得敷生光案定矣

言路官借此以相傾軋爲論日新月異大臣人人自危
公乃決意歸里引水於寧郭之西渠結茅數椽寢處其中
人因呼之爲西渠公公自解組後朝政得失箝口不一言
於西渠脩植桑果種竹千竿蒔花數十本斗室插架經史
萬卷課二子讀書不規規於章句處家以敦本懋實爲歸
至長子可羨名噪黌宮仲可範年十四卽補博士弟子員
學使者賜以紫衫特加優獎人咸謂西渠公有子矣居無
何涇陽顧憲成講學東林東林者故楊龜山先生之書院
也鄒元標孫丕揚咸附之而沈一貫等遂立浙黨諸公居
林下以講學爲名時時非議朝政爲闈寺奸人側目卒致

東林之禍公聞之謂二子曰時事若此讀書直賈禍耳上進奚益自此不復議進取事公處富貴未敢以勢位驕人居鄉務和親粥粥若無所能者至事親養生送死必依典禮以此與俗士迥殊公居西渠與佳山水相接壤天台盤谷嵩高伊闕萼嶺中岳凡清流激湍怪峯陡崖峻岸之所無不遊遊未嘗不賦詩以見志也公嘗言曰士立朝則重氣節唯諾者必僨事居身則務醇謹妄動者必敗家人以爲處世之格言云

劉大觀王廣文傳

有本於正心誠意之功讀大學二十年弗忍釋手者曰詹

庵王君君名九齡字夢錫大父諱國祿一海內通儒
考壽守身以家貧不足以供養輟儒業習於買遷稍豐裕
則構塾於家以藏書授之於君曰此吾家故物也吾有書
不能讀今養吾親麓有所恃豈復以家累累汝汝立志爲
儒者則榮我卽孝我矣君雙眸如電書一過不復忘見以
時文取科第者曰此進身捷徑耳讀書有志之士豈沾沾
於此後博極羣書不得要領得孫夏峯著述而卽之於陽
明語錄有會於心曰孔子一生根柢在大學一書格致誠
正以外無所謂學也於是泛覽他書而必求其於大學相
會通者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大梁山長丁先生田樹蘇先

生去疾皆深於讀書窮理不趨於時尚靡不奇君以君爲士林翹楚君出身孝廉授中牟訓導教諸生一如其所學而期以躬行實踐勿蹈虛文其見解言論在行狀不贅及方君之事親也爲父梳髮見髮白卽愀然隱懼母病侍湯藥晝忘食夜不貼枕母手冷執母手竟宵不釋以爲可煖而熱也母卒不救哭母始以淚繼之以血是與孫夏峯之孝出於正心誠意蓋一時之真儒矣

贊曰桐城有左仁忠毅公後裔孝而愚者也其祖遭惡疾人皆避去冬夜苦足寒仁燠之時年十五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死方望溪先生爲作傳云當明將亡而避

鬪之熾也如遭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殺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燠足者也左仁以燠祖足爲孝君以煖母手爲戚蓋皆有不可及者設君出仕爲顯官移孝作忠當何如也邪乃蹉跎偃蹇終於一博士其所學與志之所在百未一試焉惜哉

張翱王孝姐傳

武陽駕部村民王聚女孝姐字劉萬國子戊兒逾十年矣孝姐年二十有四戊因年饑遠出久不歸父母憐女欲嫁之劉弗禁也王故農家屋隘萬國死妻攜兩幼子朝不謀夕狀聚夫婦恆言之及媒氏語孝姐皆得聞孝姐傷之自

忖吾不往則居者亦必饑以死耳然無以回父母心一日
媒復至父母喜將許之孝姐計無所出知夫家居大司馬
鎮乘閒問至劉家見萬國妻拜且泣劉嫗素不識驚甚已
見其挾原聘物信之而以貧甚告孝姐曰知之熟矣吾不
敢增一人食爲姑憂吾能女紅且善作不托指叔曰若其
可賣也嫗喜遣人問王家曰吾女也蓋數日不食時見其
枕邊有淚痕不虞其竟自往也至則慰勉之曰兒能如前
不復奪汝志矣於是早夜作苦儉嗇自持賣不托錢作鉅
食姑及叔自食粗糲一日支持不辭劇易種蔬茹瓜瓠果
實凡可以博易錢米供朝夕之需者無遺力隣里義之有

率錢周恤者家稍豐葺屋爲叔娶婦生子餘輒買升斗
積至五畝姑得飽食抱孫嬉遊矣無何姑老病死孝姪
葬事甚急叔請緩不聽葬始於舅地歸召夫弟與婦家事
無巨細咸告之且曰自吾至此十有四年吾力竭矣此後
勿復爾白使我息勞安食可乎不敢違其意皆諾之各就
睡明日叩戶不答窗隙視赫然自經死矣毀牖入易新潔
衣面端好如生遠近持瘞錢弔道路傳聞時嘉慶甲子二
月二十五日也適余知懷慶府事署縣黎令具牒請旌
巫上之復作此傳

舊史氏曰未婚夫死有斬衰之服業爲人服斬衰矣又著

嫁衣裳耶據經以斷謂孝姐爲賢智之過者選輒之迂談也孝姐始死於媒氏入門時烈矣而無益也必待事姑事畢而從容以身殉脫劉戊客二十年不死而歸則有家矣世有丈夫見事不可爲而慷慨以就死徒死也視孝姐其有愧哉

書王孝姐傳後

古列女傳成於漢劉向其貞順節義二篇載女子之死事甚夥獨無未嫁而殉其夫如王孝姐之事者豈舊史散軼湮沒而不傳與耶或者旣嫁則感於情未嫁則純乎義義以攝情門古閨門亦難能與論者曰古之人非

不能也女子未嫁全乎女道不以身許人也歸熙甫之
論貞也謂未嫁而殉其夫與不改適者是無父母之命
而奔者也奚足傳嗟乎婦之事夫與臣之事君等女子
字而未嫁與士庶之未委贄於朝者等未嫁而殉其夫
乃謂之奔將士庶之殉於國者而謂之從逆乎哉夫伯
夷叔齊不仕於商也而死於商歐陽澈宋之布衣而死
於南渡如熙甫之說則伯夷叔齊歐陽澈不得爲忠臣
矣以此例彼未見其平也或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旣嫁尙必歸葬况未嫁
而往從焉可乎記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似先王之制與此異也曰此
爲夫既死者言耳戊兒不歸僅六年生與死可逆料乎
設從父母之命而嫁人既嫁而戊兒歸則若之何將視
戊兒爲路人邪然又不可留於母氏作白首不嫁之女
去往死生展轉籌度計惟徑適夫家養姑以待大耳至
待之十四年姑死具葬而戊兒仍不歸則無可待矣於
是從姑地下而以死謝戊兒心安理得之死靡他衡以
古列女豈有加哉聞孝姐之初至劉也改新婦粧及其
死也仍作女子粧上下衣縫紉如織手握聘詰物不可
解蓋委曲以明其從一之義而防閑之密不懈於死也

有如此是可悲矣

李棠階湖南居士傳

湖南居士祖籍河內紫陵人繼遷武陟大司馬鎮洎其曾祖王父始卜居南湖邨代有隱德至居士尤慷爽幼讀書通大義不屑屑於章句師長咸嘉異之早失怙事母劉至孝居士素善飲每興酣輒一舉數十觥比醉聞母命呼之輒肅然斂容性樂善好施孜孜不倦尤以敦本化俗爲急務嘗建宗祠置祭田賙貧乏如將不及時有債不克償者盡焚其券曰吾不以此啓後人爭端也吾子若孫果能守分讀書其益多矣豈貴多財哉居鄉常訥訥聞有傾軋鬪

爭者必曲爲排解或事難猝解往往據案不食或竟夕不寐必斲其人之事諧釋然後已弊精神糜金錢弗恤也用是里中化之四十餘年未嘗構訟有相競者或聞風愧悔至畏姓名之見知者時論以比王彥方云迨居士疾劇鄉父老代禱於神祈佑之及歿鄰里奔喪不期而麀集門未及啓至有踰垣哭臨者遠近驚悼焉歿後數十年每里中有一訟端糾結輒嘆曰使湖南公而在必不至此暨於今鄉父老追念其素履蓋尚有嘆息隕涕者居士姓任氏名育敏字士達入成均後別號湖南人故以湖南居士稱之子若海道光辛巳恩貢今署鄧州學正孫蓮叔乙酉登賢書

人不羨任氏之科第而咸謂居士之隱德尙未艾云

論曰吾鄉先賢有周九夏先生者生平崇正學黜浮僞以務本力行爲己任尤慎交遊非其人不友迺獨傾心於湖南居士往來攻錯肫如也居士遣子師事之用九歿時亦屬子弟師事居士之子而受業焉聞用九之歿鄉人兆於夢而居士之歿亦然異哉卓犖之行相知之雅可以千古矣

序

明何瑋朱二尹致仕序

南通州恥齋朱先生仕爲武陟縣丞正德丙子四月同僚

被論事連先生明年丁丑天下諸司入覲上司以先生事
白無罪例該復職乃於八月內具先生職名申吏部及期
猶以事未結不得入覲吏部以先生不至疑中途有他故
遂令致仕懷慶士夫與先生遊者聞命往唁之且惜先生
無辜被黜或咎同僚之誑誤或咎吏部之不審先生獨慨
然曰凡事有命奈何以咎他人哉昔范忠宣爲章惇所排
得罪罷相家人皆以咎惇江行舟覆衣裝盡溼家人舉火
燎衣忠宣顧謂曰此豈亦章惇害我哉蓋凡事有命先賢
嘗蹈之矣豈獨僕哉且居官亦有何樂入則治簿書赴期
出則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至謁上官則拜跪稱謂與

僕隸等吾不屑於此久矣獨念蒙朝廷作養之恩幸有民社之寄庶幾少竭涓埃以圖萬一之報耳不當無故引去以自逸樂今既見黜去有辭矣薄田可以具餽粥子弟可以供使令林泉可以適性情雖無俸入之養亦無政事之勞雖無爵位之榮亦無事上之辱彼此得失蓋畧相當尙安能戀戀於已破之甑而怨天尤人哉聞者歎服乃以告瑯瑯原貫泰之如臯於先生爲同鄉往嘗聞先生始蒞政將以五月中日士夫謂正五九月火星用事不利居官故多不以是月蒞任或以告先生笑曰政之得失在我位之得失在位天時豈有不善哉以五月蒞任流賊猖獗同僚

或遣家人郡城避之復陰穿地窖擬匿以免先生獨奮然
曰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賊至縱衆寡不敵當倡民城守今
先遣家避賊百姓何所恃乎且城破矣豈匿地窖所可免
哉縱生何面目見天下士大夫乎於戲處疑似然後可以
見人之識臨利害然後可以見人之守先生之職之守卓
矣則於得喪之際無戚戚之感蓋無怪也噫先生之歸樂
矣顧念吾儕幸得數接詞色嗣是而后瞻拜無期不能無
睽違之感耳別酒旣斟行旌在道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
後請以是爲先生祝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請以是爲先

生贈

引

趙開元勸脩學宮引

蓋聞任事必要於成功衆擎乃可以易舉况乎學校之重豈容有始無終且以儒生之賢自應同心協力本邑文廟久已傾頽前官朱公曾經脩葺亦賴諸君之贊助竊幸正殿之落成乃費雖盈千而功未及半尙多缺畧正待舉行門不獨櫛星池則有泮水明倫堂固須明作尊經閣亦合尊崇從來科第之盛衰每視學宮之興廢殘碑斷碣猶增道路之悲敗瓦頽垣彌切宮牆之慨莫爲領袖築室貽羞凡屬衣冠升堂興嘆夫禪房道院尙多施與金錢詎聖域

賢關竟至棄爲瓦礫此備官下車之始卽有志於興脩而諸君願學之殷豈無心於嚮往望行臨沁占人傑於地靈敬業樂羣振民風於士習邑令量捐薪俸邦人勸助鳩工事母廢於半途功不虧於一簣俎豆馨香之地且夕觀成善我樂育之時春秋妥佑矣

說

俞森種樹說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涇川千畝竹雖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闔賊焚掠百姓慘戮無遺人稀土曠雖藉

弱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一望無際往往而是也常召土人而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室鮮完廬年豐雖粒米狼戾而僅饜糟糠年饑則口腹不充而剽掠四起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常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而樹木且十百計矣十百

之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也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栗棗柿不但傷也年豐而販易歲凶則療飢其利二也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也造屋無木以上塹爲屋基上覆草泥以蔽風雨天雨稍久比屋皆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之可以建樓居下亦不至同土偶其利四也樹少則無器具生無以爲日用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本不可勝用其利五也壤土不堅瀕河善潰轉徙數里習以爲常若沿河栽柳列樹成行脩竹茂林所在都是則根株糾結已無隙地隄根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三代

之時齊魯三晉之區無處不有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今
皆移之吳越余觀汴梁四野之桑高大沃若吳越遠不逮
也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可兼吳越之利復三古之風其
利七也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兩河南北樹木稀少木不
尅土土性輕颺盡成砂礫人物粗猛日遠雅馴若樹木繁
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也有此八利而上下恬
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不除
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而視官府如傳舍常恐因所
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恐因端
而起釁畏胥吏之作奸慮稽核之分釁苟延歲月襲故安

常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戴星出入未蒙章甫之歌盡瘁鞠躬先致靡裘之謗三也至於在下之人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則其事不得不顧慮而中止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其擴清二源奈何使下之人不畏禍之獨鍾無所顧慮而已矣一里之內而種樹者止一家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亦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

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不可量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無不可種而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一切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或曰種樹之事在邑長子之言善矣其如三弊何余曰邑長之責莫難於考成民富則考成無憂民貧則雖勸無補種樹富民

之策循書期會之源不應置也以民所不習見之事而動衆則斲生而民擾種樹之利人所深知何啓斲之有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加稽察其弊徒文具無利濟之實耳昔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時頻經喪亂戶口凋殘全義帥麾下百餘人招懷流散勸以樹藝刑寬政簡歸者如市出見田疇場圃美好者招其主人勞以酒食地土荒穢者集衆杖之有蠶麥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其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長蠶乃喜耳由是比戶豐實水旱無饑百姓思之立廟以祀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慨然神往今天下方太平人民雖少不至如全義之世况

爲邑長者下令之後畧如張公巡行郊野則人人警動毋
敢荒怠矣有何始之難慮而有靡裘之謗乎夫身居民上
亦非偶然原所從來皆祖宗積德所致語曰樹德莫如茲
句。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
蔽日者以告子孫曾元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
灌溉者也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深加贊勸者也其德
不已滋乎余本欲具文移申條約以行屬邑深恐徒取遵
依無補於事還念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豈敢輕量天下士
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夫登高而呼反掌之易莫如斯
舉吾願爲民父母者不以余言爲迂爲投袂而起矣

王克哲沁隄栽柳築壩說

武邑大害首數沁水每歲夏秋塌隄生險官民憂懼且埽工數十處愈脩愈長愈險稍有疎忽衝決難免災旣切脩籌畫宜詳竊念沁水自山右來憑高瀉下勢如建甃自應沙隨水去河道淨深何乃日淤日淺歲歲生險邪良由郡西天師廟以上地實山麓土堅流駛故水道不淤不徙自天師廟以下地已平坦水流漸緩及入武境地勢愈平其流愈緩水緩則沙積沙積則流淺愈淺愈淤夏秋水漲安得不塌隄乎且武邑之隄俱係沙築沙性虛懸一被水齧傾圮立見故不得不脩埽以護隄埽本草課又無大

王以歷之不深則浮水急則萬計其費金錢難資保障欲
其實用計惟沿隄栽柳一策柳之爲物生意最盛折其枝
順植之活橫植之活倒植之亦活且其木尤易長植之十
年便可成株其根又最深不及黃泉不止也若植之南北
兩隄下則柳根屈曲盤結水不能塌而隄根固矣卽遇洪
漲制隄守者從容將柳株中折以枝稍捍水則水爲柳稍
所拒雖大溜亦成漫流矣迨水退脩埽則柳稍便是科物
不煩徵收而埽工告竣矣况柳根盤結於下是無形之隄
也柳稍折以禦水是無形之埽也沿隄皆柳是隄爲內城
柳爲外城也埽用柳枝是棄易朽之草而需耐久之柴也

時屆春夏長條舞風綠影蔭地是荒煙蔓艸之長隄忽變
爲踏青乘涼之勝區也詎不休哉雖然是說也人人皆知
而人人不爲何也一以均屬齊民不能董率一以地爲民
田耕之則利在目前樹之則利在身後一以隄不除糧賤
累已苦隄外之地再種柳焉是又加賠累也誰其甘之緣
此三者雖有大患不顧也惟是在上者大發慈悲特爲詳
請將隄壓之地與隄外二十步以內之地先行除額然後
飭民栽柳縱橫丈之一步一株二十步以內共栽十株命附
鄰村莊鄉地看守盜伐者懲枯朽者補每歲正月具確數
彙報立案備查如此二十年定有成效焉至若池水不循

中道橫流蓄隄宜於南北兩隄外多築邪壩以禦之遇洪
漲水爲邪壩所拒勢不得不歸正道水入正道則流大而
疾波滾浪湧沙豈能留沙既不停水道自深從此而慶安
瀾則我武之大害去而栽柳築壩之德與沁水竝永矣何
善如之

孫肅元安昌水利說

余宰武邑之次年歲在癸酉春三月天久不雨乾曠頗形
屢禱名山甘霖未透心竊惴惴焉時適以事循行郊原見
夫富教大義等里毗連原武獲嘉各村麥莖短而粒小土
性雜沙雖閒得小雨不能沾潤因思旬來自郡言旋經由

縣西一帶麥深藏雉滿望如雲幾與此豐歉異形蓋縣西
近接太行地脈沃衍且當濟水伏流是以土不厚而泉甘
鑿不深而成井輓轆滿野民資灌溉之利相距幾何而勢
若逕庭豈地利之有限制歟抑民力之有未盡歟徘徊久
之喟然曰是邑有沁丹二水大利存焉爲民上者不知因
勢而利導之使吾民肥瘠有殊是誰之過歟丹水自縣西
北入境迤邐東行數十里至寧郭之東北出境然爲濟運
之河設官守之民不得私若沁水則陶村以上卽入境綿
延六七十里由縣東南方陵等村始滙入大河兩岸土壤
宜稼歲出丁男稍料脩築防守一有不謹幾成澤國民之

受其害者不可勝言。吁，害不可免也。利亦可乘也。吾民其知之否邪？因爲揣度地勢，測量高下，擬於上游北岸之陶村南岸之虹橋等處，建設滾水插壩二座，內爲引渠二道，引水一由南岸東行，下游至方陵，一由北岸東行，下游至廟工，更分二渠，一東南至宋家莊，一東北至圪墻店而止。其二大渠之旁，聽民各隨其地畝之遠近，引以灌田。其間設立鄉長二人，守之。每歲自白露爲始，令啓版放水入渠，小滿日爲止，卽閉版築堰，務令堅固，點滴不透，以防大汎之泛漲。其二大渠仍分設渠長，按日引注，以禁民之爭奪。是功也。成吾民其樂利矣乎？或曰：沁水之利雖大，然天時

之旱澇不可知恐武民正需水時而上游河內先截其水
奈何又或啓閉不時防守不密脫有不虞誰任其咎余曰
不然歲自白露至小滿幾八閱月其時乘秋水以後冬春
之閒水不患其小此八月之中可引水暢注各渠涵有餘
之水以待夏時豈慮其不足且河內之分水者只五龍口
一處分之亦不能盡五龍口以下北岸有大丹河之水入
沁南岸又有濟水口之水入沁豈河邑所能分截溯查沁
水之小者每歲總在五月閒冬春既畱有餘之水於渠中
迨五月水小時而渠中已無絀矣在易之師曰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非畜水之象歟周官小司徒自溝澮

以達於川非畜水之證歟至小滿閉師之令原所以防洩
水果嚴其啓閉之時又何虞旁溢邪顧斯事體大恐一時
民隱未能周知而其閒形勢利弊或未盡悉願與邑之鄉
耆父老謀之適余有赴部引見之行因爲是說以告倘
淹雅講求之主有所見者其悉言告余毋隱哉時四月旣
望漪村居士書

雜著

李杜才社約

蓋聞邊徂雖黎海鳥驚而不饗林巒縱僻山塵樂以爲居
物各有宜人從所好是以度雪干雲之士遺跡軒纓過阿

輒陸之儔肆情雲水或鼓琴而帶索或負薪而披裘或賣
卜而灌園或祝鷄而牧豕壺公壺裏別有地天巢父巢中
儘堪偃仰固有易姓埋名屏妻妾而不娶亦有坎鼓蹲舞
招朋侶以偕遊總之道苟盾矛何妨孤嘯情誠珀芥不禁
嚶鳴今有句湖居士王賓王學富五車履圭而糞綬靈泉
逸叟申子春躬耕百畝識命而安貧一則彈絃作賦高卧
仙翁之蓄園一則種竹栽花深嗜伯倫之酒頌然此優又
史彼課桑麻迹似涉乎異徑而富貴不貪貧賤是樂心實
契於同派且年俱五旬歌樞榆而已晚迺社結二老咏嚶
麟以同歡時而量陰較晴混田叟以問業時而投壺打馬

招野妓以舒懷時而臨水觀魚目適濠梁之景時而披林
聽鳥耳酣簫管之聲時而尋僧訪道閒吟出韻之詩時而
坐月眠風橫唱無腔之曲逍遙物外非敢市乎高名蟬蛻
塵中聊以樂乎餘歲况木以臃腫而獲壽膏以光明而自
煎雄鷄斷尾猶知憚乎犧牲香象焚身只爲彰其牙齒物
物皆然人人宜警名利心一筆勾斷林泉事永矢弗諼如
日清淨而腹泥塗致令猿驚鶴怨或朝巖壑而暮朝市惹
來峯請波嗤一食前言定淪非類各宜銘座右以當書紳
宋佩蘭星野考

古者畫疆分土悉準天文星之懸象於上地之因法於下

星土之說肇自保章氏而其後邦國都邑之治屢變論星
野者考証不一按武陟爲殷之舊都禹貢覃懷地也周既
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
蔡叔尹衛以監躬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蓋以其地封康叔則衛猶是殷墟也史記衛地營室東壁
之分野明一統志云禹貢冀州覃懷之域天文室壁分野
與之相合又參考舊唐書天文志營室東壁娵訾也初危
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
一度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河內至北紀之東隅北負漳
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邶鄘

凡所刊雍其微南燕之國自開道王良至東壁在豕華爲
主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
而接元枵爲營室之分武陟居河濟漳鄴之中其爲室壁
分野明矣新唐書天文志又云十月陰氣盡踰乾維始上
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始究與內規相接故曰
兩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
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媿皆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
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
抵營室上帝離宮又東壁爲河濟之上流河內及鄴南得
河山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元枵爲營室之分非

武陽地乎諸家紛論不一總非確見若以武陽爲衛康叔始封之地衛卽殷畿輿懷之域則武陽爲室壁分野無容疑矣丹元子室星歌曰室兩星上有離宮繞室三侯有六星下頭六個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羣軍西西下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珍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個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黑土公吏騰蛇室上二十二壁星歌曰壁兩星下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看行雲雨之次曰四方壁上天廡十圓黃鐵鎖五星羽林傍土

兩星壁下懸一歌與星圖相符

按天綱九星今無羽林軍四十五星今二十二

星土公吏二星今一星
天版十星今三星